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七年五月八日　　•每份售四萬元•

第四卷　第十一期

專論

「五四」二十九週年　許德珩

此中土之遠患，而非目前之近憂　王鐵崖

論中國式的代議制度　何永佶

巴黎通信

在歐洲看大局　觀察特約駐歐記者

生活與文化

學生是怎樣吃飯的　何孝達

科學叢談

五月九日觀測日月食　戴文賽

觀察通信

空心戰與穿心戰　觀察記者

關於共軍圖川和政府部署的報告　觀察特約記者

政治大學報告　觀察讀者投寄

文藝

甘地．羅曼羅蘭會談詳記　凌卓

觀察文摘

從政策上論中國政治　浩然

發行者：觀察社

社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62432

電報掛號：59027

訂閱價目

（三個月）

平寄：四十萬元

掛號：五十二萬元

航平：五十七萬元

航掛：七十萬元

郵資張價．謹請補繳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冊有售

第一卷下冊有售

第二卷上冊有售

第二卷下冊有售

第三卷上冊有售

第三卷下冊有售

售價：每冊三十八萬

郵費：掛號每冊二萬

航掛每冊十七萬

廣告價目

封底套色四十萬元，

普通

全面三千六百萬

半面一千九百萬

¼面一千萬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五千元

掛退：附郵一萬五千

航退：附郵一萬元

航掛退：附郵二萬元

如欲退稿．務請附郵．事後函詢．不易查覆

定戶注意

讀者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否則無從查復

讀者投書

一位國大代表的來信

編者先生：貴刊四卷九期所刊大作一國大評論」，頗多針砭之言，至足發人猛省。關於「臨時條款」案之通過，牽動憲法根本，弟以備員代表，曾提反對意見如次：

（一）戡亂與對外戰爭性質不同，能否成功，在政治是否改進，能否得到全國多數人民之擁護以為斷。若只側重軍事與便易行事，未免本末倒置。

（二）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為憲法之基本精神，為一般所譽較五五憲草為民主者。如增設此項條款，雖為臨時性質，將牽制之作用取消，是治權高於政權，違反民主精神，人民對憲法信仰必因之發生動搖。

（三）權力未必即是能力，增設此條未必能增加政府的力量，過去行政院頒布之各種緊急措施辦法，其效果如何，不難覆案。

（四）立法委員國民黨席次佔大多數，蔣先生身為總裁，當選大總統後，自可善於妙用，行政院與立法院聽從指揮當無二致，增設此條定使立法院發生反感，萬一戡亂遭受頓挫，更損蔣先生之威望。

（五）提議本案者連署達一二〇二人，且多為政府要員與中外知名之士，徒為政府一時方便，在憲法基礎尚未確立之際，驟提此案，實屬破壞民主法治，為國家百年大計打算，代價太大，不應予以通過

有人說，這個提案是蔣先生的授意，果真屬實，連署人如胡適、王世杰、王寵惠、周鯁生、左舜生、何魯之、王雲五諸專家，決不會不懂一人違就制度」之弊害；以他們的關係，進諫諍言是容易的，何以必須「逢君之惡」，推波助瀾，看將來與願望相反之事實呢？這案子順利的通過了，王寵惠先生說大房子旁蓋一所小房子。有大房子，何必要住小房子？王先生自有苦衷，但個人的苦衷，決大不過國家民族之利害，完整憲法截了一個大窟窿，這損失是難以估計的。

在一月大會裏，我只提了一件「確保人民之基本自由權利」案，如果真能實行，是可補「臨時條款」之缺的。不過天下事，尤其在現在中國，事實總是與心願相違，看將來的事實吧。敬祝撰安。

趙瑞生　四月廿八日　南京

為陳誠叫屈

編者先生：日昨國代大會檢討軍事，有主張借陳誠之頭以勵軍心以謝國人者，讀報不禁為陳誠叫屈！就事論事：陳誠強霸剛愎，失地折兵，固屬罪有應得；但該殺者又豈止陳誠一人？陳誠貪污讓熊式輝，強霸不及杜聿明；東北光復之初，當道如託付得人，本大可為；徒以起用熊杜二公，遂使人心喪盡，土地丟光，種如是因，收如是果，如伸國法請以熊杜開始。

抑有陳者：中國人最喜歡打落水狗，某人一旦下台，百無是處。平心而論，陳誠在指揮戰事上固鑄成大錯；但其人廉潔自持，負責不苟，做事有熱情，敢担當，究屬不可多得；即此數點，求之當今政府要員中能有幾人？質之高明，然乎？否乎？

張靜野　四、十四　杭州

老百姓之訴

編者先生，我們鄉村的農民，無法再活下去了！自中日事變以來，八年抗戰，農民受盡了痛苦，只換了個空名的「勝利」。緊接着國共開了內戰，我的家鄉，還是青島市的近外圍即墨縣，可稱是「收復區」「安全區」，但是我們已經受不了，因為官家要糧、錢、人、物，日深一日。「糧」，農民種地所獲如數納上還不夠；「錢」，農民從那裏有呢？「人」，徵捉逃避，無一壯丁；「物」包含很多，如柴草、馬草、青菜、鹹菜、應用傢具等，不可勝計。現在要的一空，有百分之八十五已經絕糧，如何能活下去！官家仍是不肯少受，於是派出「自衛隊」，攜槍出動，逐戶搜索，所有一空。誰若不服，立即給你帶上紅帽子，說你是「八路」，帶回隊去嚴刑處罰。我們實在不幸生為中國人，最不幸生在這時期；內戰的慘劫，到何日為止？我們如不能反抗制止，只有死而已矣！

即墨縣第五區村民　陳志清哭訴

廣州公務員的五點建議

編者先生：關於請求調整公教人員待遇的呼籲，近來不論在報章上、雜誌上，都很少看到，彷彿待遇已經合理的調整，毋用再事呼籲了。不錯，公教人員的調整待遇案，已經國務會議先後通過，自一月份起，依指數發薪，四月份始、按月調整，似無再事呼籲的必要。可是事實却正相反，正是月亮裏掛燈，徒有虛名，每次調整所給予我們的是：調整一次，愈不如一次。這不是我們不需要調整，而是調整得太不合理，和國庫撥款的緩不濟急。

本年一月九日第二十九次國務會議通過的公教人員調整待遇案，我們到三月十日才拿到新待遇，物價較之一月份已普遍上漲二倍，無異是我們的薪水又減少了三分之二。我們看到大公報的讀者之頁欄上，載過不少公務員的呼聲，都說在年關之前已借支了三月份的薪津，而且他們已自一月份起依照新待遇發薪，還說生活的無法維持，與我們比較起來，已是天之驕子了。

記得我們在接到財政部的撥款通知書以後，到中央銀行去接洽的時候，那位國庫課負責收支票丟銅牌的先生，還扳起面孔，放着一臉不堪耐煩的神氣：「你們收到通知，我們沒有收到，你們想錢，等到我們的通知以後」，言下之意，頗有「不識相的東西、多嚕囌！你們要錢須認識我，我什麼時候給通知，你們什麼時候拿錢，否則休想」。

四月份起按月調整待遇的議案，已經國務會議通過了，四月份的生活指數亦經分別決定，據本市大光等報載稱，廣州區列為三級，指數為二十八萬倍，調整得是否合理，我們且看下面的物價比較表：

品名	一月份平均價格（元）	四月份平均價格（元）	比率
齊眉米（市担）	七七萬	四五〇萬	六八〇%
土榨生油	一一二萬	五〇五萬	四五〇%
糖	一六八萬	八五〇萬	五〇〇%
豆	六三萬	三四五萬	五四〇%
火柴	五三萬	二二〇萬	四〇〇%
白報紙	一四七萬	七七〇萬	五二〇%
42支藍鳳（元）	一三二萬	七〇〇萬	五三〇%
黑市港幣	二、五萬	一四、二萬	五七〇%

根據上表，我們可以知道，三個月來物價平均上升五倍多，而指數上升，尚不足二、五倍，我們真懷疑，政府發表的指數，不知以何根據。

同時以後待遇每月都須調整，設果再如上次似的兩月以後始奉撥款，則無異是置我們於死地，我們不敢再持緘默，在這裏提出幾點建議！

（下接十二面）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卽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四卷第十一期

三十七年五月八日

本期作者

許德珩：北京大學教授
王鐵崖：北京大學教授
何永信：
何孝達：清華大學學生
戴文賽：燕京大學教授
凌　卓：

五四二十九週年

許德珩

五四運動到現在已經是二十九週年了，在這二十九年的長期歲月中，中國的學生青年，仍然是這樣的受着苦難迫害；中國的教育界及其人士，仍然是千廻百折，動盪不安；中國人民大衆所千呼萬喚的德先生賽先生，仍然是停滯在險阻艱難的途程中不能前進！使我們曾經參與過這一運動的人，遇到這個日子，眞不勝其慚愧與感喟！

五四運動是中國的學生運動。它對外是要求民族獨立，對內是反抗封建政權；它是中國青年要以人民大衆的力量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摧毁封建軍閥的運動，由這一運動，展開了以後的革命道路。現在雖然已經快三十年，而它的精神，仍有爲我們不能忘記的：

第一，使我們不能忘記的，是當時學生那種團結互愛，敢於擔當的精神。「五四」那天，北平城裏幾千學生破天荒的到街頭去示威遊行，火燒了曹汝霖的住宅，並且以羣衆的力量，懲罰了當時的賣國賊章宗祥，結果三十二個學生當場被捕了！當然從統治者看起來，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聚衆遊行，打人放火；在現在的人看起來，也的確是一件天大的了不得的事！這樣一件了不得的事件之發生，統治者是不會探求其根因而深自反省的。他們總以爲這是由於少數人操縱「刺激」而成的，因此就以爲只要把這些少數人逮捕起來或是殺掉，問題當可以消滅，運動就可以鎭壓下去。那曉得三十二個學生被捕以後，學生不惟不退縮，學生運動不惟不平息，當晚，各校的學生幾千人就在北大三院禮堂集合起來開會，認爲這個運動是大家的運動，不是三十二個人的運動，不能單獨的讓三十二個同學吃虧。要坐牢大家都坐，他們以全體坐牢來做三十二個同學生命安全與身體自由的保障，在當日那樣極端恐怖的局面之下，散會以後，居然有許多同學奮勇的探監，堅強的走向監獄裏去！第二天，這樣的人更多，一直到三十二個被捕同學完全釋放爲止。「團結就是力量」我們現在回想當時學生們那種團結互愛敢於擔當的精神，是值得紀念而不能忘記的。

第二，是當時的先生們不畏強暴愛護青年的精神，其代表我可以舉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孑民先生。蔡先生平時對學生雖然常說「求學不忘救國」的話，但「五四運動」蔡先生在事前是沒有與聞的。他於學生的愛國行爲是旣不阻止也不鼓勵的。可是「五四」當晚，當他一聽說學生被捕的消息後，就馬上來到學生大會的會場，向大家說：「你們安心，被捕同學的安全，是我的事，一切由我負責！」他於是就往來於總統府、國務院、教育部、軍警機關營救。那時負政府行政總責的是國務總理段祺瑞，是個專橫而頑固的人物；負北平治安責任的步軍統領王懷慶是個粗暴軍人，綽號叫做王屠戶。蔡先生當時爲營救學生，是受了相當屈辱的，這我們可以從學生出獄以後，他被迫出走的一封信中所說「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迄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幾句話中看得出來。然而他不管怎麼樣受屈辱，總是負責營救學生，一個人的力量不够，集合起北平各學校的校長共同起來營救，北平各學校校長的力量不够，集合起朝野名流共同起來營救。記得當時孫中山、康有爲、梁啓超、孫寶琦諸先生都爲學生主持過正義的。「學生無罪」「青年是純潔的」，當時北方如陳獨秀先生等所主辦的「每週評論」是這樣說的，南方如戴季陶、朱執信先生等所主辦的「星期評論」也是這樣說的。現在時間一去快三十年，回憶當時的先生們那種不畏強暴，愛護青年的精神，更是值得紀念而不能忘記的。

如同剛才所說，統治者對於學生運動，總以爲是少數人操縱指使的，而當時認爲操縱指使的人就是蔡孑民陳獨秀這些先生。三十二個被捕的學生釋放以後，他們就來壓迫蔡先生，要他辭職，以爲這個發縱指使的人去掉了，學生運動就可以消滅了。蔡先生眞的於被捕學生營救出來以後被迫辭職，離開北平。學生運動是在蔡先生辭職以後才眞正的爆發出來的。北平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是這以後才組織起來的，教職員聯合會也是這以後才組織起來的，師生也是在這以後才眞正緊密的結合起來的，商人、工人是這以後才聯合起來的，他們罷課、罷市、罷工以至於要求的目的完全達到。

「團結就是力量」，學生們的團結，師生間的團結，學生與社會的團結，以羣衆的力量，制壓暴力，不犧牲少數人，這種精神，是值得紀念而不能忘記的。

五四運動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三十年前的運動，到現在雖然有值得紀念不忘的地方，然而時代是前進的，今日的世界，今日的中國，從進步的方面說，都不是「五四」時代的；今日的中國青年，當然要而並且也已經跨越「五四」前進一步，我們不要追趕時代，爲時代進步，而要把握時代，創造時代；是這樣，今日紀念五四，才成爲有意義的。

此中土之遠患，而非目前之近憂

王鐵崖

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朝鮮甲申事變之後，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在天津簽訂條約，條約簽訂之後，李鴻章致書總理衙門，其中有這樣的兩句話：「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患，而非目前之近憂，尙望當軸諸公及早留意」。十年之後即爲中日甲午之戰，李鴻章可謂不幸而言中，淸廷政府虛度十年，卒致慘遭戰敗，一蹶不振，可謂昏聵已極。李鴻章一生的外交，因爲他尙不能完全認識當時的國際局面，尤其是因爲淸廷政治的腐敗與不可挽救，而致不免錯誤百出，鮮有成就，然而，自始至終，他對於日本存着畏懼與警備之心，認爲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爲中國之長久的禍患，證明六十餘年來中日兩國之間的關係以及中國所處的地位，他的看法是完全正確的。一直到今天，李鴻章上述的兩句話還是中國人民所不應遺忘的。

歷史不一定會重演，也不能完全一樣的重新演出，然而，無論如何，歷史的教訓以及歷史所說明的事實值得我們重視。在日本明治維新的同時期，淸朝也有所謂同治中興者，在曾李左胡的提倡之下，講求自强之道，練兵制器，設局開廠，購軍火，習科學，「似乎奮發有爲」，不及數年，「則又因循苟安，誠如西洋人所說，中國又睡覺矣」（光緒十一年伊藤博文語）。同治中興只是曇花一現，而日本明治維新則一往直前，封建社會的性質尙未根本改變，而於歐美列强則極盡仿傚之能事，發展工業，鼓勵通商，更整軍經武，以開拓疆域爲主旨。明治維新之後十餘年，日本積極圖强，再十年一戰敗中國，奠立强國的基礎，又十年再戰敗俄國，雄視遠東的一偶，此後則盛氣凌人，野心勃勃，頗有爲所欲爲的氣概。中國貧弱，日本富强，是遠東悲劇的主因；封建性質未除之工業化軍事化的日本也就是遠東的一個禍根。在中國而言，這樣的一個近鄰，不僅是當前的近憂，沒有問題的是永久的遠患。

太平洋戰爭的發生表現日本的對心達於高峯，中國之外，其他國家也被迫而與日本的侵略野心作戰。戰爭結束，日本戰敗投降，接受盟國的佔領，野心受嚴重的打擊，遠東的禍患似乎應該從此消除。開羅宣言聲明，戰爭的目的「在於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波茨坦宣言復指出，不負責的窮兵黷武主義必須驅出世界，製造戰爭的力量必須毀滅，使日本成立一個傾向和平及負責的政府。依據此兩重要文件，盟國制定對戰後日本的基本政策，確定盟國軍事佔領的權威，規定在軍事上解除武裝，在政治上促進民主自由以及在經濟上消除武裝力量的種種辦法。日本目前尙在盟國佔領之下，如果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所包含的原則能够充分實現，對戰後日本的基本政策所規定的辦法能够澈底執行，和平與負責的日本就不會是中國的近憂，也不成爲遠患，在遠東整個局面而言，也除却一個禍根。

但是，盟國佔領日本已將三年，負責主持盟國佔領政策的美國在日本所從事的消除日本侵略勢力以及改造日本政治與經濟的工作實在沒有做到令人滿意的地步。對於管制戰後日本的困難工作，事先未有充分的準備，對於複雜的日本政治與經濟，事後又未能或且未肯作透澈的了解，不免是工作無法使人滿意的原因。基於這樣的原因，美國主張，同時其他盟國也只好同意，保留天皇幷繼續維持日本原有的政治與行政機構；東京盟軍總部之始終未採取積極的改革日本經濟的手段，也可能係基於同樣的原因。東京盟軍總部處理日本，在若干工作上不能說沒有成就，例如，日本軍隊之解除武裝，海外日人之遣送回國，以至日本新憲法之制定。然而，這些工作只使軍國主義的日本暫時放下武器，只在表面上表示日本之和平的意向，至多只是消除日本侵略力量的初步工作。如果不在根本上改造日本的政治與經濟，侵略勢力未被毀滅，所謂把日本從侵略主義的國家變成和平的國家，只是空話而已。

我們不否認，負責主持佔領日本的美國之所以未肯澈底了解日本問題的眞相，致使其佔領工作無法使人滿意，頗有其自己所認爲不得已的苦衷。從外在的因素來說（這也可能是美國政府當局所重視的因素），日本投降後的遠東局面幷不簡單，且有愈演愈複雜之勢！朝鮮截爲兩段，北段是蘇聯的佔領區，結果是分裂的朝鮮；中國則在戰爭之後仍然不能成爲和平統一與進步的國家，政治腐敗，經濟瀕於崩潰，結果是內戰與轉變之中的中國。在此局面之下，美國旣不能在戰勝的中國求得安定的力量，更不能對於尙未解放自由的朝鮮有所期待，美國只有把其所要求的安定秩序的中心放在戰敗的日本。尤其重要的，在美蘇兩國關係緊張的時候，經濟尙有根底而軍事力量也很容易恢復的日本，如果繼續的表現親美的馴服精神，是最理想的防蘇堡壘，在執行「遏制」的政策上，是最堪利用的工具。於是乎，美國不僅不肯澈底實現毀除日本侵略勢力的

政策，而且驟然地改變態度，援助日本，扶植日本，鼓勵日本之重建與復興。再加上內在的因素，亦即資本家的利益以及反共產主義的情緒，美國援助與扶植的對象很容易就選定日本的舊政客官僚，財閥地主，其所重建與復興的是侵略性的日本。

我們也不否認，主持美國外交政策的華盛頓政府，以及對於美國對日政策具有絕大影響的東京盟軍總部，在改變態度之時，并非毫無考慮的，而可能是經過愼密估量的。他們看到，只有保留天皇制度，維持日本原有的政治與行政機構，才能穩定日本的政治，而只有在穩定的政治之下，日本才能担負美國所要使其負担的責任；他們也看到，只有維護日本的舊經濟制度，發展其工業與貿易，使其整個經濟恢復戰前的狀態，才能一方面減輕美國的經濟担負，另一方面又促進美國在遠東的經濟利益。再進一步，他們當然更看到，經過美國扶植的日本，經濟有基礎，軍事力量隨時可以發揮，在想像之中或且將可能發生的美國對蘇衝突的時候，才能發生其作用；并且，即在美蘇尚未發生衝突之時，這樣的日本至少是蘇聯在遠東擴充勢力的阻礙，亦即所謂防蘇的堡壘。反過來說，日本經過戰敗投降，再經過美軍佔領，日本必定相當長時期的馴服於美國之下，尤其是在美蘇對立的局面之中，日本沒有理由改變其親美的傾向。并且，日本的重建與復興必須依靠美國的援助，美國扶植之下的日本雖然不能担保像麥克阿瑟所謂百年之內不會有侵略的力量，至少對於美國，無論在經濟上抑在軍事上，决不定是一種威脅，至少三十年之內珍珠港事件不會重演，日本之跨海東征是不可想像之事。利益既可獲得，安全又有保障，富強的日本是美國的好算盤。并且，站在美國的立場，美國的利益與安全即是整個遠東的利益與安全，扶植日本即係為遠東的利益與安全着想。

但是，問題就在這裏，美國的利益與安全不能即是整個遠東的利益與安全。甚至我們認為，所謂美國的利益與安全恐怕也不是眞正的美國的利益與安全。歷史的教訓如果値得重視的話，我們很容易指出，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富強之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在其富強的過程之中無疑的是得到英國的援助與美國的支持，但其結果使英美兩國的利益受打擊，安全受威脅的并不是所要預防的帝俄，而是所援助與支持的日本。嚴厲的管制絕無長期維持之理，在強權政治之下，誰能担保排脫束縛而經過扶植的日本對於美蘇的關係採取什麼態度？目下的美國對日政策至多是應付美國政府所認為當前的危局，而絕非長期的政策，并沒有考慮到長遠的利益與將來的安全。

美國的利益與安全，我們讓美國人去考慮，美國的利益與安全是否遠東的利益與安全也可以不談，但是，中國的利益與安全在那裏呢？除了默認美國對日政策以及忍受美國在日行動以求得美國援華之外，我們看不到中國有什麼利益，所謂賠償物品的分配也不過是援華的大題目之下的些微恩惠；除了遠東委員會通過消滅日本軍事設備的表面文章，給予精神的安慰之外，我們也沒有得到安全的保障，除非把美國的安全硬認為即是中國的安全。美國當然目前還不至嗾使日本出兵中國，平定中國的內亂，然而利用投合美國口味的日本以監視局面不穩定的中國并非不可能之事。美國當然也不至讓日本再獨霸遠東，然而，在使日本成為「遠東工廠」的政策之下，日本之在經濟上以優越的地位支配遠東其他國家，已有顯明的傾向。經濟的支配力量不往往是政治侵略計劃的先聲嗎？何況戰後的日本并無多大的改變，政治上仍是天皇，政客與官僚，經濟上仍是財閥與地主，他們很能利用機會培植軍事力量，恢復戰前的道路。在美國看來，有利於美國經濟的，其結果是奴役中國人民的生活，在美國看來，不足重視的軍事力量，很可以成為侵犯中國領土的工具，立場不同，看法自也不相同。力量已經扶植起來，管制不久也將放鬆，日本不難又以遠東看守者自居，踏上朝鮮半島，進入亞洲大陸；豈不是將再重演甲午戰爭之前的局勢？到了那時候，誰能阻止她進一步的計劃？

在今天，開羅與波茨坦宣言的精神已被拋棄，戰敗的日本并未從軍國主義和侵略主義的國家變成和平和負責的國家，而在美國的姑縱與扶植之下，未剷除的反動舊勢力活躍起來，發展經濟的力量，培養軍事的力量。反過來看中國，是一個政治腐敗，經濟崩潰，一切都還在轉變的國家，所追求的只是美援，所自慰的是美國的安全即是中國的安全。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怎能遺忘李鴻章的話？怎能不認為日本仍是中國的禍患。其實，如果中國不能在短期中完成安善的轉變，而日本繼續獲得美國的扶植，則不待十年，日本富強，必有可觀，而此富強的日本就要現出其侵略的原來面目。是則，此不僅為中土之遠患，實亦為目前之近憂。

就整個遠東而言，日本如為中國之近憂與遠患，實亦為遠東的禍根。此為美國所應負責任的。有人謂，美國雖明知復興與重建的日本含有毒素，但實無法改變其目前的政策與行動，因為這是資本主義的國家，資本家的利益高於一切的國家之必然的政策與行動，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與共產主義的國家關係緊張之時，更是無法避免的。如果眞是如此，那是遠東的一幕悲劇。

論中國式的代議制度

何永信

在這多難的中國，天災、旱災、水災、蝗災、兵災……之上，又加上一人為的「選災」，這使老百姓如何吃得消？天災無可奈何，人為的災却可用人為的方法去避免，年來的「選災」起因於我們尚未懂得從前中國的選舉代議制度。不但是中國人不懂，連歐美人也不懂我們固有的法子。美國人習慣於投票

，數票，選舉區，選舉法的一套，以爲一個國家沒有這個的就是不「民主」，殊不知「民主」不一定要用投票的方式來表達。西洋投票選舉方法的眞正意義，是納稅人從他們自已羣中揀一些靠得住的人來決定政府從抽稅得來的錢應該怎樣用，用時應該怎樣監督，用後應該怎樣算賬。這個選舉觀念，顯然地，不但適用且不能不用於納稅很多的近代國家。從前中國那樣的國家，人民收入不多，納稅更少，養一大羣選出來的人使得他們够吃够穿，這裏所需的錢恐怕尚比全部「皇糧」還多，這樣的國家最省事的辦法，莫過於乾脆就不選舉，「皇糧」既然是那麼少，索性給了就算，不去算帳，當爲「孝敬」皇帝就是了。

但不選舉不一定是沒有代表民意——代議的機構。中國從前有一種代議制度，不過牠的名字不是「議會」「巴立門」「立法院」等等，一般人便不認識牠。但牠的歷史，恐怕比西方的「巴立門」還來得長遠。當考試制度——中國的代議制度——在隋初開始之時，歐洲人還在那裏差不多「茹毛飲血」咧。我國的考試制度，濫觴於隋文，粗具於隋煬，而形成於唐代，嗣後歷朝均採行此制，增減損益，只是內容之不同，而制度却數千年來迄然存在。中國歷朝即以此治天下，論者不察，以爲那只是一種考試制度，君王用以收攬才智挑選官吏而已。孫中山先生即如此看法，認爲牠只是考試人才來補官缺，故五權憲法內特爲闢一考試權，五院中特設一考試院，彷彿考試制度除考試候用官吏外，無別的作用似的。

但仔細地看來，我國從前的考試制度，除了考試官吏外，的確有別的作用，而這別的作用且是主要的，而考試的作用反居次要。這別的作用便是代議。在說明這點前，讓我先講講明太祖如何對付一學政的故事。有一年全國考試的結果，考上的江蘇浙江的人太多，遠過於其所應得的定額，明太祖疑心這學政有偏心或受了賄，遂把他殺了。這件事從刑法看來，是專制之尤，考卷確以江蘇浙江者爲最好，學政有甚麼辦法？今純因考選的結果偏重於江浙，遂把人殺了，這非專制之尤而何？但從政治的觀點看來，學政被殺是因爲他偏重江浙，可見考試制度不能偏重某省，偏重就要殺頭的。但如考試制度純粹爲的考選官吏而人才又偏以江浙爲多，則爲甚麼不能偏重呢？可見考試制度不是純粹用以考選人才，牠還有別的作用，而這別的作用還較考試爲重要，犯了牠就要殺頭，這個更重要的作用，殆即政治上的代議（Representation）作用。

這個名爲考試制度而實際是中國的代議制度是如何推行的呢？如上所言，中國的二十多個省，省省有一定的額子，不管省的文化程度如何的高或如何的低，這定額不是根據文化程度的高低而定，而是根據戶籍的多寡而定的，即這一點就帶有西方根據人口的多寡而定其地代議士的名額的氣味。考試時考場森嚴，投考者數日被關於一小室內，食於斯，臥於斯，甚至大小便於斯，爲的是保持考試之公平及免除外來之擾亂因素。考卷均彌封，閱卷人不知寫卷者名姓。考試公開，甚麼人，只要他能作能寫，都可以應考，明朝後因留華之蒙古人被罰做剃頭匠、戲子、等等七行，始有這七行不能應考的規定，但這考試制度不限於中國本部的行省，皇帝認爲情形許可時可擴展至行省以外的地方。譬如台灣經清朝從鄭家手裏收復後，考試制度即擴展至台灣。又如今日之綏遠、寧夏、察哈爾，本爲內蒙，那裏住的本是游牧「化外」之人，但到了蒙古人能識字應考時，考試制度便也擴展到內蒙，經過相當時期後，內蒙便也變爲行省了。在政治昌明的時候，一朝的京內京外官吏必須經過考試，（即所謂「科舉出身」）而且本地人不能做本地官，譬如在內蒙考上的人則派入內地（如江浙）做官，而派往內蒙做官的則是江浙或內地其他省份之人。惟做官的必須科舉出身（太平天國後，此例不常遵守），但科舉出了身的人，不一定做官。

做甚麼呢？做地方的紳士，領袖與代言人。我曾查過淸代的考試，發現考取功名的人，只有百分之十或十五做官，其他則除留一個名字在史册上，差不多就不聽見了。但聽不見不是他不工作之謂，實際上他的工作頗爲繁重。他考上一個功名——所謂「中舉」——就馬上成爲他村子裏的領袖（假如中舉的不止一個則功名最高的爲領袖），公家有「廩」給他，可以維持他在農村裏的簡單生活，可以不耕田或做生意來過活。他生活一獨立後，便可以做那村子的領袖，有甚公益的事都靠他來領導去做，有甚糾紛，都以他一言來決獄。最緊要的，是村子有甚與政府發生關係的事，由他去見縣知事。這縣知事是誰呢？說不定，就是他的「同年」。而甚麼是「同年」呢？「同年」就是在同一會試中舉的人，這些人滿佈全國，那怕考前毫末謀面，考後又永未見過，只要是同一年考取秀才或舉人的人，就馬上如兄弟，甚麼都可以談，談也容易談攏。這紳士與縣知事的談話，自不免涉及那村子的風土人情，於是由那紳士與縣知事「同年」或共同認得某一「同年」的關係，那村子的痛苦、願望、意見、需要、及其他，遂由村民這個階層上達於縣知事這個階層。至於如何由縣知事的階層上達於中央政府的階層，則靠所謂「學台」——即每年由京師派往各省監考的官。這「學台」是吏部的一個大員，由皇帝派出，每次被派的地方不一樣，今年他可派往廣東，明年他可以派往湖北，後年他又可以派往內蒙。這「學台」每次每地所考出來的人，馬上就變作他的學生，這縣知事說不定就是他的學生。師生之間又無話不可以講。老師所到的省份，不但看見一個學生而且可以看見許多學生，許多做「民之父母官」的人。這些「民之父母官」在宴會、拜謁、請安等等場合下，又可以把地方的「輿情」上達於他們的先生，這先生回到中央政府所在的京師時，地方的情形便可上達於皇帝了。

皇帝前後左右的臣子，都是來自各方由科舉出身的人，皇帝有甚大事，即「下廷議」，把這事公佈出去，任由廷臣去議論其長短得失。於是一個朝廷馬上變成一個議會，正反然否、利弊的理由，都可在皇帝面前的「廷議」中弄過淸楚。這班朝臣既來自各方，則各方的意見和願望都可在這「中國式的議會」內得個發洩，其與近代西洋議會不同之處，只在最後的決定在「廷議」中以皇帝爲最後決定者，而在西洋議會內則以議員的多數爲最後決定者。既有辯論，則不能不分派別，所以中國歷史上才有所謂「朋黨」。要緊的一點，是這些「朋

[illegible]出來的產物。這個制度不但製出來行政的官吏，且選出來議政的官吏，不但選出行政院的人，且揀出立法院的人。其爲一代議制度蓋在此。所以從前中國政府，如要懲罰某省，則停止該省之應試權，例如拳匪之亂後中央停止山東省之應試權，有點像西洋行代議制度的國家要懲罰某地方停止該地之選舉權一樣。

這種代議制度是個交通不便收入不多的國家的辦法。無論那一個政府，都要靠一種代議制度，一部足以網羅其國內的輿情及選出一班能鑑輿情而取行動的官吏的機器始能存在。外國有錢，其所用的一部機器，巴立門式的代議制度，是一部很花錢的機器。若合美國中央及地方的大大小小的選舉算來，差不多沒有一天沒有選舉，這選舉的競選費、宣傳費、僱用人員費等等是很可觀的。中國是個窮國家，只有用窮國家的辦法，考試制度是一部不花公家多少錢而能多多少少達到代議目的之一部機器。

試以同行謀聚會之一事爲譬：在外國同行如欲謀常聚會，其辦法爲組織一俱樂部（Club），俱樂部成立後則置房子、買家俱、僱廚房、設酒吧、擺彈子球台等等，件件需錢。這錢從那兒來呢？從會員的荷包裏來，會員須繳納巨大的會費，庶能享受俱樂部的便利。中國人則根本沒有這些錢來組織俱樂部，然不能不達到俱樂部之目的，只好用街上的茶館爲俱樂部，以牠爲常聚談之處所，既可達到聚談之目的，不必花俱樂部那樣大的錢，又可讓一些如茶役的人在社會內找到工作，一舉而數便。

自從滿清廢棄科舉而國民黨政府雖恢復了考試，但因其未認清從前考試制度的作用，不能算恢復了代議制度，這便等於拋棄了「茶館」，而改用「俱樂部」，與外國人比闊！如我們有外國人那許多錢，那也罷，但我們那裏來這許多錢？就算有也不過乞靈於印鈔機，那不是眞錢，只是一些紙張而已。如我們懂得如何運用「俱樂部」也罷，但我們幾時學會過運用俱樂部？幾時懂得運用俱樂部的道德操守？今年的「選災」，蓋由於此。

然則我們就應該舍「俱樂部」而不談，索性回到「茶館」裏去嗎？這又不盡然。「俱樂部」不合國情，流弊百出，然「茶館」雖合國情，然流弊亦不少。不過懂得「茶館」及「俱樂部」的分別後，對症即可下藥，將來自會有大智者出來想出一套融會「茶館」及「俱樂部」的辦法，施於全國而皆準者，到那時「選災」將與其他災荒一樣舍棄中國而他之。

在歐洲看大局

（巴黎通信）

觀察特約駐歐記者

（一）從消極的冷戰到積極的軍事佈置

最近自來歐洲局勢的轉變，像山水解了凍，其勢洶湧。美英法劈開了蘇聯，在倫敦商談德國西部的聯合；馬歇爾方案中的十六國第二次會議加入了美英控制下的德國代表；英法比荷盧在比京簽訂了五十年同盟條約；法義訂立了關稅統一協定，封鎖了一年多的法西邊疆忽而輕鬆地重開了。適在這時，英首相向國會表示此後關於英國空軍的發展與動態爲國防關係，將守祕密，而法國國民會議經過長時的爭辯，終於通了四百六十六億法郎的軍費預算。

在另一方面，自從去冬法國共產黨所主持的工潮失敗以後，義大利共產黨的阻力也隨之增加。巴爾格萊特共產國際在西方勢力範圍內的活動日益受到壓迫，東西兩集團的界線愈見明顯。這樣產生了捷克的政潮以及蘇聯要挾芬蘭簽訂軍事同盟。

局勢發展到這裏，彼此之間的蓄意已完全表露。雙方均以行動告訴世人：因爲消極的「冷戰」已不足對付。不得不作積極的軍事佈置。

（二）捷克政潮與瑪薩利克之死

捷克政潮在西歐各國激起了極大的驚奇與不安，在東歐各國則認爲是捷克政治上必然的歸向，以及東歐民主主義對於西方帝國主義不能再事容忍的表示。

原來捷克自解放復國以來，處於蘇聯勢力的包圍之下，其所以能與美英維持相當友善關係成爲東西間的橋樑，一則因爲貝納斯總統的聲望以及他的善於應付，再則因爲蘇聯在和美英破裂之前也不欲以武力逼使捷克完全投入懷抱，過分刺激西方各國的情緒。但三年來歐洲局勢的發展，使捷克的東西間橋樑的地位不能再維持下去。這次政潮在技術上是合法的，捷克共產黨在國會中是最大黨。但其手段絕非民主作風，藉其掌握警察和特務機關逮捕反對黨份子，並拒絕總統重組聯合政府的苦心。讀了貝納斯總統和捷克共產黨主席團往返的信札，即明瞭貝納斯總統終身奮鬥追求的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以及漸進的社會主義再度爲集權政治所不容而終於在武力威脅之下讓步。

西歐各國對於此次捷克政潮的反影特別大。情勢的嚴重遠過於慕尼黑協定以後。慕尼黑會議後張伯倫帶了協定飛回倫敦，對人民大呼他帶來了和平。達拉第在巴黎近郊飛機場降落時，還有許多人執了國旗歡迎他爲和平奔走歸來。可是現在呢，英國副首相摩列遜在國會中大罵其共產黨，並說捷克今日的局勢比慕尼黑協定以後更壞。在法國，外交部長皮杜爾聲言這情勢決不能再繼續下去，言詞之中似乎西方國家卽要採取行動。最感到恐怖的是一般驚弓之鳥的人民，「捷克政變」，「貝納斯總統被迫接受新內閣」，「捷克共產黨政府繼續逮捕反對黨份子」，「美英法三國聯合抗議」等等的大標題在倫敦巴黎等大城市的早晚報上出現的時候，海峽兩岸空氣的陰沉晦暗，好像第三次大戰卽將爆發。

更不幸的是捷政變尚不過兩星期，瑪薩利克外長跳樓自盡了。究竟是爲了什麼原因而自盡，東方有東方的說法，西方有西方的說法。捷克共產黨政府發表的公告，說瑪薩利克自從此次政潮加入共產黨政府以後，美英及西歐各方對其責罵過甚，精神上受了很大的刺激。而西方各國則說他是被共產黨迫死的。甚至有說共產黨把他謀害後將其屍身從窗上投下。但比較中立客觀的意見，以爲瑪薩利克爲祖國自由民主奮鬥了一身，不能隨便以自己的立場加以論斷。共產黨說他過度受西方的責罵而致自殺未免太簡單太幼稚，而西方各國初則責備他加入共產黨內閣，繼則頌

袖作爲自由而殉難，對一個爲理想奮鬥、三十餘年不屈服於納粹壓迫的政治家如此輕易責難和褒揚，實在也太不公平。瑪薩利克和貝納斯總統三年來在兩強之間苦心維持中立局面，爲的是在可能範圍內還想補綴東西間的裂痕。可是蘊藏的炸藥終於爆炸了，共產黨既已取得了政權，中立的局面無法再維持。瑪薩利克起初加入共產黨內閣，他似乎還存着最後一線幻想，可是事實立卽告訴他這是背了他和平的本願。自殺在行動上是消極的躲避，在精神上却是一個對戰爭的積極反抗。無論那一方利用他的死向敵對方如何加重攻擊，在一般善良的人民尤其生靈受兩度塗炭的歐洲人民看來，瑪薩利克留給後世人的是一個爲和平而奮鬥的不滅的楷模。

（三）蘇芬談判與波羅的海的防禦

蘇芬同盟談判和捷克政變在形式上同是蘇聯對付馬歇爾方案積極化的表示。自從對德和約僵局以來，東西兩方的一舉一動無不針鋒相對，彼此不讓。東方進一步，西方也進一步；西方進一步，東方更進一步。芬蘭和捷克一樣，雖然都是在蘇聯勢力範圍之內的國家，但芬蘭的政治制度和作風偏向西歐，社會黨執政，共產黨勢力不大。在軍事觀點上看，蘇聯如要控制波羅的海，非得先控制芬蘭不可，這便是說，以列寧格勒爲中心的西北部國防線向斯干的納維亞半島上擴展。控制了芬蘭，然後可伸張到瑞典挪威。波羅的海在上次戰爭中曾佔重要地位，德軍佔領了奧斯洛，消極方面防止聯軍用強大的海軍從波羅的海進攻，積極方面建立潛水艇根據地在大西洋上活動。將來的情形更可想而知。現在海峽南岸的比、荷、盧、和英法共同締結了五十年防守同盟，蘇聯急於要和芬蘭簽訂軍事協定的用意愈見明顯。

現在蘇芬條約已經簽字，其中關於軍事的條款，文字上還較蘇匈、蘇羅等條約爲緩和，例如第二條訂約國雙方於採取軍事合作之前，須預先商洽確定是否有外來攻擊威脅之存在。這一種較寬泛的規定，目的在爭取芬蘭國會的批准。事實上將來到了外來威脅發生之時，情形不同，芬蘭政治也可能改變，「商洽」兩個字是非常活動的。

照一般的觀察，芬蘭國會是會批准這個條約的。這條約在芬蘭國內可能發生積極的影響，卽是在友國的支持之下，共產黨勢力突然的膨脹。

（四）英法比荷盧五國防守同盟

馬歇爾方案在軍事方面大致可分東南歐和西歐兩部分。前者主要的包括土耳其、希臘、和義大利，後者主要的包括英、法、比、荷等國。土希義三國與蘇聯或其集團範圍之內的國家相毗鄰，而尤其希義兩國戰後多事，美國不辭其勞的親身出面担任保衞。法比荷等國離蘇聯的勢力較遠，加之由久經世故的大英帝國主持，很快的簽訂了五十年防守協定，成立了所謂西歐集團的主幹。

既然是防守同盟，自然是軍事第一。這五國的實力究竟有多少呢？以陸軍而論，根據最近公佈的數字和一般觀察，英國約有一百二十萬人，法國約有八十萬人。荷比盧總計約五六十萬。五國共計也不過二百五十萬人。其中十分之五以上駐紮殖民地如越南、馬達加斯加、荷印非洲、及近東等地，十分之二用於德奧佔領區及駐守其他如脫里安斯特等地區。在質的方面，除英國軍隊裝備較完備外，其餘各國軍隊大多缺乏重武器，尤其嚴重的是缺少飛機。英國對於這問題早在計劃，蒙哥馬利兩年來一直和各國軍事當局在接洽統一指揮和軍器標準化。雖然英國人深知這決非英國的力量所能促成和支持的。

現在英法荷比盧五國防守同盟已經簽訂，美國的歐洲防線已經完成。大致的說：德奧佔領區及脫里安斯特、希臘、土耳其爲第一線，荷比法義爲第二線，英國西班牙及北非爲第三線。目前的問題是如何充實這條北起波羅的海南至地中海的防線，這要看馬歇爾方案實施的效果了。

（五）義大利四月大選

義大利共產黨員號稱兩百萬。雖然尙無軍隊組織，也未割據地方，但大家都相信他們藏有大量軍火，而且義大利東北邊疆和南斯拉夫毗連，因此，義大利共產黨如在四月大選中失敗，很可能在日後引起各種紛亂。

照目前情形估計，共產黨和社會黨左派一起得票總數恐不會超過百分之四十。基督民主黨及其他右傾黨可能獲得百分之五十左右。這一種有利於現政府的現象，完全在最近一個月中藉外力的援助而造成的。

一個月來西歐各國報紙直接間接地無日不在注意義大利的大選。中官方和右傾的報紙如何頌揚美國政府的領導得法，西歐各國的懇懃期望。美國人這一次對義大利的選擧眞是到了竭其所能，其急迫的神情似乎非達到其目的不可。初則表示如共產黨獲勝，美國卽停止援助；繼則要英國同意歸還義大利的殖民地；終則要法國出面主張把特里安斯特劃歸義大利；最近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再度提出准許義大利爲聯合國會員國。這一連串炮彈似的新聞對義大利選民連續地進攻，威脅引誘，無所不至，一個月來的成績確是不錯，一向認爲共產黨必勝的中立觀察家以及美國自己駐在義大利的人員都覺得情形頗有轉變，卽連義大利共產黨的領袖也承認吃了很大的虧，前途並不樂觀。

義大利現政府對於大選已有充分的信心和勇氣。目前的主要工作却不是在爭取更多的選票，而是在如何預防共產黨失敗後的武力對抗。這一點更是非美國的幫助不可了。

（六）怎樣一種戰爭？

歐洲人愈來愈覺得第三次大戰是非打不可的了。但出之於怎樣一種形式？廣泛地說，自從希臘游擊隊對抗政府軍以及法義政府於去年排出了共產黨後，戰爭已存在了。狹義地說，美蘇之間的衝突至目前爲止，尙限於外交。卽以近來柏林事件而論，雙方尙未到開火的地步。英國航機和蘇聯戰鬥機在柏林上空相撞同歸於盡的慘劇，英美於出事之初非常震怒，大有卽下哀的美敦書的神氣，但不久英國以十分緩和的態度把事情減輕到像撞車樣的對規問題。而蘇聯却是脚脚前進，跨了一步又一步，他以實力控制了的，美英怎麼說也嚇不了她。從波羅的海經德、捷、匈、羅、南、保一直到土耳其的邊境，經濟比較穩定，力量比較集中，加之在西歐各國的共產黨做前鋒，蘇聯有機可乘時再前進一步，大可不必正面向美國宣戰。

美國在歐洲則居於不利的地位。西歐各國情形一向複雜，戰後經濟一時不能恢復，馬歇爾方案固然是對症下藥，但非短時期內所能見效。如各國內政不修明，經濟不安定，雖有五十年一百年的軍事同盟，一旦戰事發生，恐仍不能持久。可是馬歇爾方案究竟需要若干時間可以成功呢？是否到了一九五二年西歐各國都可以成爲強大繁榮的國家，人人有飯吃，人人厭惡共產黨？卽使可以做到這樣，是否在堅苦的四年之中蘇聯不會先下手呢？美國人民是否能夠或願意繼續維持這巨大的歐洲復興計劃呢？

因此對於美國，速戰不好，緩戰也不好。不過戰爭不能全憑理性，總要冒幾分危險。假使克里姆宮中的統治者有了變化，忽然的急燥起來，在五百哩長的防線上到處可突破，兩個星期之內佔領比希特勒當年征服更廣大的土地；或則美國的資本家覺得馬歇爾方案避免不了美國的經濟危機，或者時間久了國內政治會變化，工作可能半途而廢，不如早日對蘇作戰，這樣國內可暫時平靜，祇少華萊士之類不能再隨便責難，而千百個大工廠又可以日夜地工作。

凡此種種，歐洲人民是非常敏感的。但生活在這樣不安定的局勢中，沒有計劃，也沒有事業的期望。生活的態度十分現實，當政的人儘管宣傳前途如何的有希望，如何的繁榮，但人民却過他們的頹唐消極的日子。義大利如此，法國也如此。（四月十二日）

學生是怎樣吃飯的？

何孝達

讀者：我們在此向讀者推荐這篇文字。初初讀過去，這僅僅是一篇極其輕鬆的描寫學生生活的文字，但是深一點看，這篇文字裏包括的問題很大，牽涉到我們的國家有無前途。我們今日所處的社會，正在高速度的轉變之中，在這個轉變的社會中，學生站在最前線，他們舉起時代的大纛，喊出時代的聲音；他們向前邁進，推動整個的社會，反抗舊的勢力，建立新的理想。我們都瞭解今天的學生爲什「變」了，但我們很少瞭解今天的學生究竟怎樣在「變」。我們都看到他們在學生運動中所表現的勇敢與堅定，但我們看不到他們在實際生活裏所表現的理性與進步。這篇文字雖然是一篇很短而且是一篇輕描淡寫的文字，但他報告着在轉變中的學生的眞實情形。我們今日不僅應當努力瞭解學生，我們並且應當努力縮短青年人和中年人之間的距離。我們希望這篇文字能引起讀者廣泛的注意。（編者）

無論你是多麼膽小怕事的人，只要你在清華學生膳團找到了你的座位，你就有了你應有的份量。你是同桌八個人中的八分之一，你是這個膳團的一個膳友。當膳食委員向着大家報告時，他是向着你報告，當他向大家徵求意見時，他是向着你徵求意見，無論下個月吃饅頭，還是吃米飯，還是一頓饅頭一頓米飯，無論晚飯時間是下午五點半，還是六點，還是五點一刻，你都有選擇的機會與權力，你都能利用你應有的一票，爭取到你所願意的所希望的做法。一句話，你是這膳團的主人。

當膳團的菜飯，不大使你滿意，也許早晨的粥煮得太稀了，也許菜裏鹽放得太少，也許肉炒得咬不動，你還不知道應該向誰提出，或是還沒有想到要責問誰。不要緊，這膳團裏早就有比你性急，比你認眞的朋友，在膳廳的白粉壁上貼上大字的佈告，有時是小字的條子。什麼『我們不能再沉默了』『敬質膳委諸公』，什麼『希勿以同學的生命爲兒戲，』……有的說『肉還是血腥腥的』，有的說『這種菜簡直是餵豬的。』有的說『膳委不負責任，既愚且詐』。本來也不大滿意的你，看了這些過火的話，反而心裏替膳委抱不平，你會想到替大家辦伙食，並不容易。你會想，這膳委怎麼受得了，他們也是和大家一樣的同學，而且還是純粹盡義務。

可是膳委好像並不這樣想，不管是多麼無禮的質問，膳委都原原本本地解釋，有些地方膳委還正式地道歉，請求同學原諒，希望同學提出具體的建議，幫助膳委解決困難，說是自己能力不夠，決不是不負責任，而且也決不敢以同學的生命爲兒戲等等。開頭你還佩服清華園的膳委們眞夠涵養，任勞任怨，日子久了，見的多了，你也就漸漸覺得，這是理所當然，反而奇怪爲什麼有人認爲『詆毀元首，辱罵政府』就算有罪，反而奇怪所謂『人民的公僕』居然有那麼大的威嚴和架子。

過了一年半載，膳團裏少不了認識幾個人，在提出下屆候選人的名單上，看見了你的大名，你被提出來了。這下子你可不大樂意。一聽搖鈴，就進膳廳，坐下就吃，吃完就走，該是何等舒服；而當了膳委，買柴、打米、收錢、算帳、天天勞神費力，還要挨罵受氣，又是何等麻煩。於是你找膳委，請求把你名字劃掉，你說你沒有經驗，從小到大，從來沒有作過這類事，你說你功課很忙，沒有時間，甚至你會說，你對這些沒有興趣。膳委却和和氣氣地告訴你，大家都是一樣，大家都在學習。『學習』這兩個字用在這個地方，對你還很陌生。

不幸，你被選作下屆膳委了。你想轉到別的膳團，然而膳團聯席會已經爲像你這樣逃避責任的人佈下了天羅地網，全清華的膳團都會拒絕你入伙。這才糟糕，除非你經濟來源特別充裕可以到飯舖花加倍的錢。於是你滿心不甘願地開了膳委會，分配職務時，你心裏儘在盤算，作會計吧，要管預算，要算帳，帳目不清，誰肯放過；作出納吧，出出進進，十幾萬萬法幣，放在手裏，担多大的心；作採買吧，最傷腦筋，天天要和商人打交道，……好在，像你這樣的人，清華園裏並不多見，大家選出了總膳委，其他的職務也就三言兩語分配定了，而且大家知道你爲難，給你留下了最輕鬆簡易的一個職位——保管。臨了，總膳委還向你說，有什麼困難，可以請大家幫忙。

照例，膳委們要在一桌吃飯，爲的是接頭方便，有事時，一面吃飯，一面就開了會。你雖然不想多管閑事，可是無論有什麼決定，總免不了徵求你的意見。頭幾次，你總覺得『沒意見』三個字是最妥當的表示，過了兩天，這三字就不好意思再出口，有時，你居然也舉足輕重，你的一票就左右了全局。這一個月，六十餐飯，對於你，就等於上了六十堂課，不用說你得了許多現成的智識，例如六十桌人，一天要打多少斤米，什麼菜要和什麼菜配合，如何維持每天應該供給的卡羅里，什麼季節什麼菜價錢比較低，什麼菜富於什麼養料……。最重要的是，你的態度大大地起了變化，那些勇於負責的膳委們，給了你許多好榜樣。他們有的年級比你高，有的快畢業了正在提論文，有的常在雜誌上發表文章，有的還是什麼社團的負責人，然而他們還是全心全意想使大家吃得飽，吃得好。你知道，這些人說不定都是將來負國家重要責任的人物，你想，中國的智識分子的確是有點變了。

碰巧，這屆辦得特別好，一張罵人的條子也沒有，到月底剩了許多錢，大打其牙祭，回鍋肉、紅燒魚，吃得大家歡聲雷動，個個都說這屆膳委好。自然這其中你也有份，你也增了自信，得到一種安慰，想，凡事終歸有辦法，只要肯賣力，肯虛心學習。膳委當完了，你覺得一身輕，這回，該輪到你覺得奇怪，爲什麼有些人每天飯來張口，却不肯盡點責任。

你這才體驗了什麼是『服務精神』，你才懂得了什麼是『民主作風』。你說，膳團給你的才是眞正的民主教育，用事實與行動教給了你民主的鐵則：一面是『自己的事，自己作主』；一面是『自己的事，自己動手。』你說，吃了四年這樣的飯，簡直把『民主』吃到血肉裏，變成與生命不可分的一部分。吃了四年這樣的飯，怎麼能甘心放棄自己的權利，又怎麼會好意思放棄自己的義務！你曾想，假使全中華民國，組織成像清華學生膳團那樣的大膳團該多好，如果中華民國的大總統，能像學生膳團的總膳委，那又該多好。清華學生，既然經年地這樣民主地營養了自己的皮肉，自然也就甘願爲了民主，而使自己的皮肉受痛苦，而且，事實上，凡是不民主的事情，就使清華學生本能地感到皮肉的痛苦，就像講究衞生的人，從菜裏吃出了一頭蒼蠅一樣。（清華園側面之一）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四日。清華園

觀測日月食

戴文賽

今年五月九日上午將有日食的現象發生。我國全國各地都可以看到「偏食」（Partial eclipse,日面被月影掩蓋一部分），廣東、江西、浙江和江蘇的一小部分的地方可以看到「環食」（Annular eclipse,日面中部全被月影所掩，只留周圍很細的一環）。筆者乘這個機會，向本刊讀者介紹一點日月食的常識。

日月食是自然界的奇觀，尤其是日全食。月亮的偏食和全食、和太陽的偏食比較普通；每個人一生總可以看到好幾次。日環食和日全食就不容易看到：地球上每個地方三四百年裏頭只能看到一次日全食。日全食是自然界裏最雄偉最美麗的一種奇觀。古代的人一看到日全食，都驚訝不已，認為一種兇兆或佳兆。公曆紀元前五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在米所波大米有兩族的人(Lydians 和 Medes)正在打仗，剛好碰到日全食。希臘史家赫羅多塔斯（Herodotus）這樣紀載：「日食使這些英雄嚇得把打仗的事全忘記了。」兩邊都認為天公不許他們打仗，便馬上停戰議和，還彼此聯婚成為好朋友。又有一次，亞歷山大正帶兵和波斯人打仗，也碰到日全食。波斯軍隊的紀律差一點，一看見日食就大亂起來。亞歷山大到底是一位英雄，不願意乘這種機會佔便宜，便下令停止攻擊，不去追波斯兵。

我國古代有些人認為日月食是在天上的一條大蟲把太陽或月亮吞下去，過些時候才又吐出來，所以從前「日食」總寫做「日蝕」。一直到今天，我國民間許多教育程度很低科學常識很少的人還是這樣想。所以一有日月食發生，他們便敲鑼擊鼓，來恐嚇那條大蟲，迫它快點把太陽或月亮吐出來。詩經裏就有「日有食之」這句話。書經胤征第四那一篇裏也有下面這段話：「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者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於天象，以干先王之誅。」羲和是司天象的官，先王要他把將要發生的重要天象預先推算出來呈報。書經所載的這件事的年代雖然不容易準確地考據出來，這件事總發生在三千年以前。三千年前的學者怎麼能夠預先算出日食的時間呢？日食發生的時候人民驚惶失措，東奔西走，秩序大亂，瞎子不便走動，只好擂鼓救日，也聊以壯壯自己的膽子。幸虧日全食的時間很短，只有幾分鐘，一切的慌張紊亂也很快地就過去了。不過為要安定人心為要表示朝廷的威信，先王竟把可憐的羲和殺了。

羲和如果生在二十世紀或十九世紀就不致於被殺。科學進步使天文家能夠應用物理學的定律和數學的方法來算出任何一次日食或月食的時間，不只能夠算出一兩年內的日月食的時間，也能夠算出一兩百年一兩千年後的日月食的時間。不只能夠算出交食開始的時間，也能夠預告交食的各種詳細情形，能夠預先斷定是那一類的交食，是全食或偏食或環食，全食時間多長，交食於甚麼時候開始，甚麼時候終止，地上那些地方可以看到全食，那些地方可以看到偏食。

地球每年繞太陽走一周，月亮每個月繞地球走一周。假使月亮走到地球和太陽之間，地、月、日成一條直線，在地上的人就看到日食；假使月亮走到地球的後面，月、地、日又成為一條直線，就生出月食的現象。因此月食總在望月的時候發生，日食總在月朔的時候發生。書經也提到「季秋月朔」。讀者也許要問：為甚麼月食不在每次望月的時候發生呢？為甚麼日食不在每次月朔的時候發生呢？原因是這樣：月亮繞地球的軌道（白道）和地球繞太陽的軌道（黃道）並不正好在同一個平面上。假使正好在同一個平面上，那麼每個月裏頭都可以看見一次日食和一次月食。常常看見，大家就不會引為奇事了，也許不會有人擂鼓敲鑼了。日月食如果每個月都出現，也許可以促使科學發達得更早些。

黃道和白道相交的角度等於五度八分。月亮和太陽都得在初一或十五剛好走到兩個交點的一個，或者交點的附近，才有發生日月食的可能。交點又不是固定不變的兩點，它們為了受太陽的吸引，不停地在黃道上向西移動，每一八·六年轉一周。黃白交角也不是固定不變的，也從四度五十九分變到五度十八分。這使計算更加困難。

太陽的距離比月亮大差不多四百倍，太陽的直徑也比月亮大差不多四百倍，所以由地上的人看來，太陽和月亮似乎一樣大。假使月亮大一點或距離小一點，日食就可以更常發生；假使太陽的距離大一點，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果。反過來說，假使月亮縮小或它的距離增加，日食的次數便要減少，日全食可能完全不發生。如果月亮不變，太陽變大好些，或距離減小好些，日全食也就不會發生了。

天體互相繞轉，都是依照萬有引力的反平方定律。牛頓發現萬有引力定律以後不久就算出一切行星和衛星的運轉軌道都是橢圓形，而不是圓形。一部分彗星的軌道是雙曲線形或拋物線形。月亮繞地球的軌道也是橢圓形，地球在橢圓的兩個焦點的一個上面；所以月亮的距離常在變更，月亮有時候看起來大一點，有時候看起來小一點，角直徑最大是三十四分八秒，最小還不到三十分。地球繞太陽的軌道也是橢圓形，所以太陽的距離也老在變化，不過沒有月亮變得那麼多，太陽的角直徑只從三十二分二十七秒變到三十一分半。所以日全食發生的條件除去太陽和月亮必須在月朔的時候都走近黃道和白道的交點之外，月亮的角直徑還得和太陽的角直徑一樣大或者大一點。若是月亮的角直徑比太陽小，月亮不夠把整個太陽掩蓋起來，就可能發生環食的現象，月影的周圍還留一圈光環。今年五月九日的日食就是這一種。

月亮一走到太陽和地球之間，太陽光被月亮所遮蓋的空間成為一個圓錐體的形狀。這個影錐的長度必須比月亮和地球的距離大才可能看到日全食，不然就只能看到偏食或環食。最長的影錐最多也只能碰到地面上很小的部分，所以每次日全食在地面上只有一小部分的地方看得見，就是所謂「全食帶」。全食帶附近的地方只能看到日偏食。全食時間最長只到七分半鐘。平均每個地方三百六十年內只能看到一次日全食。

地球所成的影錐比月亮所成的長得多大得多，月亮一走進地球所成的影錐就發生月食的現象。月全食時間可以長到一小時又四十分鐘。每次月食地面上和太陽相背的部分都可以看到。月食從開始到終了可能長到四小時之久。月亮繞地球轉，每小時走三千三百七十公里；不過地球也朝同一方向自轉，在赤道上的觀測者每小時因自轉也移動一千六百七十公里。所以由赤道上的觀測者看來，月亮每小時只走一千七百公里。近兩極的地方，因自轉而移動的速度小一點，月亮看起來就走得快一點，月食的時間也就短一點。

月亮的距離變化得相當複雜 。白道的「偏心率」（Eccentricity）常在變化，數值從十五分之一變到二十

三分之一。橢圓形的長徑的方向也不是固定的，而是不停地向東移動，每八・八五年轉一周。所以計算日月交食是一件相當繁重的工作。詳細計算的結果告訴我們：日食每年最多五次，最少兩次；月食每年最多三次，最少一次都沒有。日食和月食加起來，每年最多七次，五次日食兩次月食（如一九三五年），或者四次日食三次月食（如一九一七年）；最少兩次，都是日食。最常發生的是一年間有四次交食。今年算是交食少的一年，只有一次月偏食（四月二十三日），一次日環食（五月九日），和一次日全食（十一月一日）。

有一位奧國人歐波策（T. Oppolzer）花了他一生大部分的工作時間編一本「交食表」（Canon der Finsternisse），於一八八七年發表。這本表包括公曆紀元前一二〇七年到紀元後二一六二年這三千多年中間所有的日月食的日期、種類、和各種數據。它一共列出八千次日食和三千六百次月食。把這一本表所給的資料加以統計，就看出每一百年中間平均有一百五十四次月食，其中七十一次是全食，和二百三十八次日食，其中八十四次是偏食，六十六次全食，七十七次環食，剩下的十一次名叫「全環食」。全環食的意思是：地上有些地方可以看到全食，有些地方只能看到環食；月亮所成的影錐只比月亮的距離長一點點，只碰到地球上最近的部分，碰不到別的部分。歐氏這本交食表對交食的計算幫忙很大。

一九四一年八月出版的印度孟加爾（Bengal）皇家亞細亞學會雜誌上面登着 P.C. Sengupta 所寫的一篇文章。據他的考據，印度古書"Rigveda"上面所載 Atri 所觀測的那一次日食發生在紀元前三九二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儒略曆 Julian Calendar）。假使考據不錯的話，那次的日食是人類有史以來所紀載的最早的日食。

兩千五百年前跟亞歷山大帝進入巴比倫的希臘人檢到了一本古代迦爾底人（Chaldeans）在紀元前二二三四年所編的交食表。那麼早的人已經發現一個所謂「沙羅周期」（Saros），並利用它來預測日月食。每個沙羅周期等於二百二十三個「朔望月」（望月到望月）。每個朔望月等於二九・五三〇五九日，所以每個周期等於六五八五・三二日，或十八年十一又三分之一日，如果周期裏頭有四個閏日。假使周期包括五個閏日，就等於十八年十又三分之一日。太陽經過黃道和白道的一個交點和下次再經過同一個交點相隔的時間等於三四六・六二日。十九乘這個數目等於六五八五・七八日。月亮經過「近地點」（最近地球的那一點）和下次再經過那一點相隔的時間是二七・五五四六日，二百三十九乘這個數目得到六五八五・五五日。上列三個日數都差不多一樣。所以某時候有交食發生，一個沙羅周期之後會有情形很相同的交食再發生。每個周期中差不多有七十次交食，其中二十八次是月食，四十二次日食，每次都屬於一個「系」（Series）。每個月食系包括四十八或者四十九次月食，全長差不多八百六十五年。每個日食系包括七十次或七十一次日食，全長差不多一千二百六十年。每個系裏頭，食帶逐次向西移動地球表面三分之一（就是經度增減一百二十度）；這是因為周期的日數不是一個整數，而有那三分之一日的關係。經度每次變動，緯度也每次變動，因為上列三個日數不完全相同。每一系的第一次交食只是一個小小的偏食，食帶近南極或北極。食帶慢慢向另外一極移動，「食分」越來越大，成為全食之後又變成偏食，食帶到了另外一極之後這一系便壽終正寢了。希臘史家赫羅多塔斯紀載希臘哲學家泰理斯（Thales）預報紀元前五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的交食，大概是利用沙羅周期算出來的。假使我國的羲和也曉得沙羅的妙訣，當不至於喪命吧。

今年五月九日的日食和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日食和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七日的日食都屬於同一系，相隔都等於一個沙羅周期。這次是環食，上兩次都是全環食。今年十一月一日的日全食和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一日，一九一二年十月十日的日全食屬於另外一系，全食時間都差不多是一・九分鐘。一九一二年的全食帶經過南美洲，一九三〇年的經過荷印和非列賓，今年的經過非洲和印度洋，每次都往西移動地球表面的三分之一。

和日月食相似的天文現象有月掩星，衛星食和行星凌日這幾種。月亮每天向東移動差不多十二度，所以每小時移動差不多半度，常會把在白道上的恆星掩蓋起來。月亮不亮的部分把恆星掩蓋起來比較適合觀測，所以觀測「掩星」（Occultation）總在朔望月的上旬。天文家常利用掩星的觀測來校正計算出來的月亮的方位和運動，有時候也利用掩星的觀測來定出月亮的距離，或者兩個觀測站的經度差別，也由這種觀測證明月亮上面沒有空氣。

太陽系裏一共有二十八個衛星：地球一個，火星兩個，木星十一個，土星九個，天王星四個，海王星一個。月亮之外，其他的衛星一走進行星的影裏就發生衛星食的現象。最容易觀測到的就是木星的那四個最大的衛星的食。凌日只有在地球軌道裏頭的兩個行星可能有，就是水星和金星。水星的直徑只有太陽的一百五十分之一，所以水星凌日只有用望遠鏡才看得出來。地球每年五月七日和十一[illegible]水星凌日的現象。在五月發生的，兩次相隔七年或者十三年；在十一月的每兩次相隔常是四十六年。金星凌日更少發生，每二百四十三年中間只看得到四次。

月偏食和月全食，讀者們一定都看見過好些次。月全食的時候月亮並不是完全看不見，還可以看到它的輪廓。這是因為地球的大氣折射太陽光，把一些太陽光折射到月面上。不過太陽光一被折射，紫色和藍色的部分多被散射掉，所以月全食的時候月亮變成古銅的顏色，光度差不多等於望月的一萬分之一。月全食是觀測掩星最好的時候；天文家在月全食的時候從地面上幾個不同的地方觀測弱微恆星的被掩，而推出月亮的大小，距離和位置。天文家也在月全食的時候測量月亮自身的輻射，因而推出月面的吸收本領和溫度。測量的結果表示月面背日的部分的溫度等於攝氏冰點下一百十七度。這就是月亮上面半夜的時候的溫度，中午則熱到冰點上一百三十五度。記得月亮上面晝夜各兩星期。

日全食是最好看最精彩的交食現象，在科學上也最有意義最重要；只可惜它不容易看到，全食時間又很短。一百年來天文家常常組織觀測隊到全食帶去觀測日全食。他們在動身之前就得花幾個月的工夫準備一切，然後帶了笨重的儀器走了幾星期的路到觀測的地點。住下來之後又得花好些工夫準備。觀測之後把所得到的資料和笨重的儀器又帶回家。回到家裏稍為休息一下又得花好幾個月的工夫整理計算分析研究所得到的資料，才能夠寫出一篇詳細的報告發表出來。運氣好的在日食的時候碰到了好天氣來完成觀測的計劃；運氣壞的日食的時候碰到壞天氣，臨時又沒辦法跑到天氣好的部分去觀測，幾個月的勞苦都付東流，懊喪的心情可想而知。筆者的老師劍橋大學天體物理學教授斯特萊頓(Stratton)在二十年中到了七個地方觀測日全食，只有一次碰到好天氣，其他六次都是「天公不作美」。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九日到日本北海觀測。在附近的別的觀測隊（日本的和別幾個國家的）都碰到好天氣，只有他那一隊碰到壞天氣，太陽被雲遮蓋。幸虧斯教授是一位樂觀又達觀的人。他現在已經退休，還是希望再參加幾次科學的遠征軍。

科學家這樣花錢花時間花精力跑到老遠的地方去觀測那幾分鐘的日全食，到底是為甚麼呢？只去看那自然界壯麗的奇觀，去得一種罕有的人生經驗嗎？不只是那麼樣，欣賞享受固然也要，最重要的目的乃是去利用日全食的機會希望解決幾個科學上還不能解決的問題，並利用這機會

來觀測幾種沒有日全食的時候所不能觀測或者不容易觀測的現象。最初天文家希望能夠在日全食的時候發現一顆比水星還要近太陽的行星，所謂「水內行星」，結果沒有看到，表示沒有比水星更近太陽的行星存在。

愛恩斯坦的相對論說：光線經過引力場所受的屈折應當比從牛頓力學所計算出來的大一倍。牛頓力學所算出來的屈折常數等於〇・八七秒的角度，相對論算出來的是一・七五秒。是光經過太陽旁邊受到多少屈折可以從日全食的觀測定出來，所以日全食是試驗相對論對不對的好機會。在日全食的時候照一張太陽周圍的恆星的相片，來和沒有太陽在旁邊時候同一組恆星的相片互相比較，就可以算出屈折的常數。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的全食，科學家第一次做這個試驗，結果得到一個和一・七五秒很近的數值。三十年來這一類的觀測幾乎都證明相對論是不錯的。

要研究太陽外部的構造，日全食也是一個最好的機會。我們所看見的光圓的外面，還有很厚的一層「蒙氣」（Atmosphere）。最裏面的那層「蒙氣」叫做「反變層」（Reversing Layer），厚差不多六百公里，利用隨時都可以照到的太陽光譜就可以研究它。稍爲外面的一層叫做「色球」（Chromosphere），厚一萬多公里，得利用只有在日全食的時候才能夠照到的所謂「閃光光譜」（Flash Spectrum）才能夠研究它。最外面的部分叫做「日冕」（Corona），厚在一百萬公里以上。日冕的光度只有望月的光的一半，普通被太陽本部所發出來的強烈的光所掩沒，所以看不見，日全食的幾分鐘裏頭則可以看得很清楚。近來有人發明一種特製的照相機，在沒有日食的時候照出日冕靠裏面的一部分的相片來。不過在日全食的時候觀測日冕還是不可少的一件事。

月影從西往東走，東邊一碰到太陽的西邊，日食就開始。這第一次的接觸學名"First Contact"，中文譯爲「初虧」。月影的東邊碰到太陽的東邊名叫「食旣」（Second Contact），就是全食的開始。普通的日全食，月影總比太陽大。月影的西邊碰到太陽的西邊名叫「生光」（Third Contact），就是全食的終了。月影西邊碰太陽的東邊名叫「復圓」（Fourth Contact）就是日食的終了。從這四次接觸的時間的精密測定，可以校正月亮方位的計算。

太陽被月影掩蓋一半的時候，除去溫度降低幾度之外，觀測的人還不會感覺到甚麼異樣，光線和陰天差不多。到日面大部分被掩的時候，日光就漸漸改變顏色，使一切景物都披上奇特的色彩。快要全食的時候，太陽急劇地失去了光芒，鳥兒都向老巢飛。全食一開始就看到深紅色的色球和日珥，和梨白色的日冕，比較明亮的星辰也都出現。全食前後還可以看見所謂「影帶」（Shadow bands），因大氣密度的不均勻而生出來的。這種條紋狀蕩漾着的影波，隨風飄流，不同地點所看見的相差很多。移動的方向和條紋垂直。

日全食的時候，氣壓，地磁，無線電收音也都受到影響。初虧到復圓的時間可以長到四小時以上。美藝家可以利用這機會來寫生。物理學家也可以利用日全食的機會來測定宇宙射線中「介子」的強度。有些人在日食的時候坐飛機到高空去觀測和拍照。近年來天然色彩照相術發展的很快，所以每次日全食都有人拍有顏色的活動電影。

今年五月九日的日環食，環食帶經過廣東的遂溪、信宜、羅定、德慶、廣寧、英德、翁源；江西的南雄、南康、贛縣、興國、南豐、資溪、上饒、玉山；浙江的常山、分水、臨安、餘杭、德清；和江蘇的吳江、海門這些地方。在上海的人可以坐火車到蘇州，然後轉到吳江去看。在海門日食於上午八時三十五分開始，十一時二十四分終了，環食於九時四十五分五十四秒開始，九時五十五分六秒終止，「食分」等於千分之九九九。全國各地都可以看到偏食。上海八時三十三分開始，九時五十三分食甚，十一時二十三分終了，食分千分之九八五。北平八時四十九分開始，十時五分食甚，十一時二十七分終了，食分千分之七七二。

第二次大戰之後各國政府對純粹科學研究都更加注意。去年五月二十日的全食，美國派到南美洲巴西去的觀測隊竟以陸軍空軍爲組織的主體，有十五架飛機參加工作。

此後五年內重要的日全食是今年十一月一日（非洲，印度洋），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二日（北冰洋，西伯利亞），和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波斯）的日食，全食時間都不算長，從一分多鐘到三分鐘。

四月廿五日　北平

（上接第二面）一、依照當地實際物價合理的統計指數。二、國庫撥款時須一次撥足六個月；在調整數未奉撥到之前，准以下月份經費遞補，以便領款機關及時領發。三、以電報或最速件處理加薪公文。四、四月份調整數希望國庫卽日電撥，（現在我們所領到的尙是三月份的標準）。五、報載新總統就職將以雙倍發薪，我們不敢希望，不過政府已經通過的各地中央機關自二月份起的食米代金，希望卽日起依照各地實際的米價核發。

願軾人　四月二十一日　廣州

請看西安

編者先生：自陝境國軍失利以來，西安市上，人心惶惶，不可終日。行政機關除了塡塡報告外，乃加緊城防工事，發動百姓至城周挖掘戰溝。按西安週圍，堡壘和戰溝業於去歲築好，此次發動百姓，除另築新防外，又將舊有城壕戰溝放寬至十八公尺。百姓從數十里，甚而百里以外，扛東帶西的來執行上級的命令。白天工作，晚間無處居住，無可奈何，只得將城壕內過去曾住難胞而爲當局挖塌的爛窰，重行掘開，以作棲身之地。但不湊巧，上天又復多雨，爛窰洞終於不能住了，又只得遷居遠遠的破廟之中。他們白天吃不飽，晚間睡不好，爲了充實陝西的戡建經濟，政府又向人民攤派戡建捐。總數仍按商七民三分配。商人按營業稅的廿三倍繳納，民宅按房間多少捐獻。前者動輒數千萬，後者亦達數百萬。此外還有什麼壯丁費，糧草費，雜七雜八的款子，多的無以復加，簡直使人喘不過氣來。

鄉間的老百姓們，對戰爭的議論，可以從他們的閒談中聽出來。他們說：「款子逼人命」。他們說：「現在是錢的世事，沒有老百姓活的路」。一個檢驗戰溝工程的人，對百姓故意爲難，甚至要他將沙地的戰溝堆起楞子，否則嚴懲。如能飽其私囊，則萬事俱休。禁煙所向村裏要煙民去戒煙。假若某村沒有，他就不答應。老百姓沒辦法。大家祇得擠擠錢包，去僱一個人充當煙民。這豈不是一個大大的笑話？總之老百姓是太可憐了！

張一文　四月三日　西安

合訂本特價兩週

本刊合訂本，自五月二十一起，每册售五十萬元，在五月二十日以前，每册仍售三十八萬元。這一批合訂本售完後，不再重印了，要保存本刊的，請早購買。掛號郵資每册另加二萬元。

空心戰與穿心戰

(觀察專稿)

觀察記者

一種戰術思想的成長與演變，是基於特定的社會經濟組織及自然的諸種條件。戰爭是血肉生死的攷驗，是最現實的東西，儘管「兵不厭詐」，多少人在追求着「出奇制勝」，創造出戰史上類似奇蹟的戰例；然而那些奇蹟在我們把敵對的雙方加以比較研究，都會發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規律，覺得毫不希奇。

內戰開始以來，國軍採取攻勢，一個個的包袱加在身上，而兵力日見分散，給共軍以可乘之機，埋伏、吃小、猛衝、狠打、主動之機漸漸轉移。共軍的戰法，國軍不是不知道，國軍自己的缺點，也不能說國軍中沒有「自知之明」的將領。既能知己知彼，爲什麼不能百戰百勝呢？原因很簡單，限於社會經濟組織及諸種特殊條件，沒方法來改正自己的缺點，並從而擊破對方的戰法。

共軍因爲在解放區裏改變了生產關係和社會經濟組織，建立了他所需要的新社會秩序。徵糧徵兵及自衛行政都有高度的效率，他所控制的鄉村或城市，可以不用過多的兵力戍守，地方團隊及人民武裝保護一個地區有餘，而且還可以派出小部隊來破壞國軍的地方組織和交通，使徵補訓練與作戰生活都相銜接，由民兵而鄉縣自衛隊而地方團營，軍分區部隊以至野戰軍。初徵集的民兵就賦予他作戰的任務，教他在水裏學習游泳，不是單在課堂上教給他游泳術。所以徵起來的兵就是可用的兵，甚至於沒有徵起來就已經使用了。此外如老年人、婦女、兒童也都給他們分配任務，施行編組。物資管制得嚴，人口調查得清，消息傳遞得快。再加以地道和聯防等方法，能戰就戰，不能戰就溜。戰就設法佔點便宜，溜就施行空室清野，使對方無所獲。地道，地雷遲緩着國軍的前進，埋伏襲擊，消耗國軍戰力，到地理環境與人民條件於他絕對有利時，又把從內線轉移到外線去的部隊，迅速集攏來，施行包圍反擊。因此，他可以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大胆的實施空心戰術，兵力集中運用，突破國軍防線，而挺進到國軍的後方，「因糧」於敵也「因兵」於敵，這就是政府所宣稱的共軍「求糧求兵」。

共軍可以實施空心戰術，靈活運用兵力，國軍爲什麼就不呢？原因也非常的簡單，就是政府區社會經濟組織不同於共區，內部有很多不能克服的矛盾現象。再加以行政效率的低劣、貪污、愚昧、顢頇、人民士兵生活的困苦，既得利益者的驕縱淫佚，使得一個癱瘓而瀕於潰決的社會，到處不得不用軍隊、警察、憲兵來勉強維持社會秩序，多得一個地方或城市就多揹一個包袱，等到包袱揹到飽和了的時候，就像狗熊到田裏偷棒子一樣，得一個失一個。牠偷一夜的棒子，直到天亮爲止，腋下還止是一隻棒子，因爲當劈下一個來放到腋下時，而原來的一個已經丟下去。他雖然只是得到了一隻棒子，而農民一年的勞作却被他破壞了。

包袱揹到飽和時，必然有一時期的得一失一，可是長期的得失之間，會使牠精疲力盡；到精疲力盡的時間，最後的那一隻棒子是否會保持得住，也不能不教人替牠擔心。

國軍裝備比較共軍優良，是盡人皆知的事，在前期內戰中，國軍可憑好的裝備，集中兵力去實施挖心戰術，打擊共軍的首要重地，希望將他逐出要地，逼至絕地，置於死地；但是以游擊戰與運動戰起家的共軍，先天的就有兜圈的本領，要地可以逐出，絕地逼不到，死地更不知在那裏。國軍打下瀋陽、長春、吉林、安東、不能控制東北；打下淮陰，臨沂及沂蒙山區，不能控制蘇魯；打下延安、綏德、不能控制陝甘寧邊區。挖掉一個心，揹上一個大包袱，包袱越揹越多也越重，最後達於飽和。到共軍在東北發動五次攻勢及劉伯承、陳毅、陳賡等開始使用空心戰術，大踏步南下的時候，他們的判斷是國軍已經到了兵力分散，包袱揹到飽和而再沒有力量挖心的時候，於是就大膽的將心空起來，使自己的後方成了不設防的地區。

一個揹着過重的包袱的巨人，在酷暑嚴寒的天氣下，長期的遭受着那些沒有後顧之憂的小伙子們襲擊，寢食不安，坐臥不定，要追擊挑戰者而自己行動遲緩，死也追不上，得不到決鬥的機會。要想休息一下吧，事實上又不可得。更痛苦的是要想將那些包袱丟下，面子上又不好看，甚至於在不斷的襲擾中難以找到輕輕的將他丟下的機會。這樣日積月累，到萬不得已而丟包袱時，巨人却已經瘦損幾許了，這是共軍宣稱的所謂有生力量的轉換。巨人的確是瘦損的很多了，有時簡直沒有丟包袱的氣力，將一個棉花包袱丟下來會把自己的腳面軋腫。多少小城鎮的易手時，兵員物資的損失的數字，會教人難以置信。我們聽到多少次的國軍主動轉移或某地被共軍攻陷，永吉而外，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有過撤退的成功，所以中央社大大稱譜永吉的撤退是遠東大陸上的敦克爾克。

在華北的共軍主力聶榮臻部經過望都、石門、滄縣幾次戰鬥，實力增強到原戰力的二分之一以上。這次遠程奔襲，北進察南雁北，又同樣在冀中大平原上及晉冀察邊區上實行了空心戰術。在雁北察南及綏東南吃掉了不少傅作義的小部隊，但主力不敢集中向平綏路上幾個大據點進攻，使得傅作義假想的決戰地都成了空想，在他不深入，也不遠離，小滋擾，大整補的不戰不退的決策與行動下，使得他的對手傅作義非常困惑。傅作義專機失事，健康初復之後，斗室盤旋，皺眉搓手，計上心頭，決定了一個圍魏救趙，深入冀中的妙計，用大青山草原上的騎兵，向冀中進攻，用一個穿心戰術來對付共軍的空心戰術。挖心的力量不夠了，只好穿心，穿心有一個大的好處是不再多揹包袱。青縣、大城、任邱、河間都已經隨得隨失。所不同於過去武裝旅行者就是破壞了很多共方的物資。

「摧毀共匪足資叛亂之一切物資」，這是軍方發表冀中穿心戰的消息時常說到的一句話。怎樣摧毀，當然需要爆炸及破壞的技術，有人說這次國軍冀中作戰，用了五千斤炸藥，和兩千多個地雷，鹵獲及起掘的共軍的一部分地雷和炸藥也應用上了。放火的時候，先在週邊佈雷，然後放火，弄得火着起來沒有人敢去救，於是機關工廠都被焚燬了。大堆的糧食是分不完，也不易燒完的，用長竹桿沾上油插進糧堆裏，再在糧堆裏埋上一些手榴彈，這樣可以燒得澈底。定時的地雷，和殺傷力最大的跳躍的地雷也埋在了衛要的地方和地道的口上，官方雖然宣佈沒有轟殺一個人，然而來去之間，人民也不知道要受多少驚險與災難。跟着共軍實施空室清野鑽入地道的百姓，出來時可能踏到洞口上的地雷；站在門口歡迎國軍的又得當心共軍回來時的災難。據說國軍從陳官屯一直到大城，沒有看到多少老百姓，過大城以後鄉村老百姓才多起來，大概共軍已經來不及空室清野。他們十五天的時間，曾遇到幾次截擊，都衝了過去，在空室清野地區，倒還可以稍事休息，到百姓多地方倒不得不加備堤防，晚上

人不敢睡覺，馬不能下鞍，夜間只有依馬小憩，來恢復一天奔馳的勞碌，有時索性不駐在村子裏，而到野外樹林裏去露營。這兩三千綏遠的騎兵，經過十五天的奔馳算是完成了冀中穿心戰的任務，回來時得到傅總司令的嘉獎和河北平津省市參政會的喝彩。

春夏之交的河北平原，草木和農作物都沒有長起，少雨多風，視野開闊，便於騎兵的奔馳。要是在夏秋之間的雨季，靑紗帳起，軍事行動是不容易的。就是騎兵也不便於活動。穿心戰只能使用行動快速的騎兵，如用步兵，這個任務是不能達成的，因爲共軍的行軍力高出於國軍，在前截後追而人民與地理的不利條件下，很可能穿不過去，遭受大的襲擊而全軍覆沒。雖然軍方宣稱這一個新戰術的試驗成功，將不斷應用，但將來是否能夠普遍應用，還是一個大的疑問。而且鑽進共區裏去游泳與武裝旅行，如果在破壞物資上得不到大的機會，就是不遭受襲擊與覆沒，也是得不償失。

共軍以後將怎樣對付國軍的穿心戰術呢？無疑的將使解放區的機關、倉庫、工廠、益加分散與隱蔽，而且必然的再度加強其空室淸野的做法與地道戰術，並可能留置一部分機動部隊在空心地區。

國軍的深入冀中，打擊聶榮臻的後方，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希望在晉察邊境上的共軍爲救老巢回竄，放鬆了察南雁北，以便略受挫傷的察綏，得以早日復原。那曉得聶榮臻也相的沉得住氣，並沒有被冀中的風暴所震撼，他在屯兵桑乾河南，並加緊圍攻大同東南的另一孤立據點應縣，官方說共軍曾使用毒氣，打十多天，東南西南城角雖一度被突破，還沒有打下來。這時察北多倫國軍轉進，沽源寶昌都有戰事，還是値得注意的共軍行動。如果察東察北戰事擴大，華北神經中樞的平綏路東段張垣、宣化、南口，將感受腹背受敵，那聶榮臻就更沒有回竄冀中的理由了，老區雖已遭創傷，依然得以控制，他將擴展新區來求得補償。冀熱遼邊境上的李運昌，漸漸的從長城外經喜峯口等地向冀東移動，唐山外圍已有戰事，是否爲東北暴風雨之前奏，還不敢一定，起碼又能牽扯一部分河北的國軍。鄂友三的部隊到北平休息幾天，逛了逛城郊的古蹟名勝，已經開出南口去了。他們沒有把共軍吸引回老區來，自己却不得不回自己的老區去。察北需要增援，平綏東段需要嚴密保護，一度馳騁冀中的塞外草原上的輕騎隊，又回到塞外草原上去了。那裏已經不是空心地區，到察南察北的戰事發展到某一階段時，還得硬碰硬的打打。

以穿心戰術對付空心戰術，的確有他的作用，但是部隊的性能與地理環境及天候諸種條件，不容易樣樣配合。從冀中的經歷看，就是具備了各種條件，達成了一部分任務，而對於大的局勢的轉換，其效用也非常有限。因爲既是空心當然沒有主力在那裏，進去以後如果站不住脚，充其量也不過破壞一部分物資與地方組織，要想轉換大的局勢，還有待於主力的決戰。

挖心的力量是已經沒有了，國軍又在重新攷慮着全盤戰略，一方面將盡量的少揹包袱，丢掉一些不必要而壓在身上的包袱。另一方由國防部長白崇禧在華中綏靖會議上倡導「總體戰」，謀軍政經濟之密切配合，嚴格組訓民衆，管制物資，並且提出了土地問題。其實所謂總體戰，就是魯登道夫的全民族戰一類的東西，沒有什麼希奇，不過是「孟德新書」而已。說起來誰都有一套，拋開現實來想，條條大路通羅馬，做起來殘酷的現實與無情的時間上，不知有多少走不通的地方。政府的基礎是什麼？中國社會的本質如何？我需要怎樣的改革？改革需要迎頭趕上，跟在人家屁股後頭追的改革不是粉飾也是尾巴。總體戰將要在各地開始實施了，丢包袱集中使用兵力的行動也已經開始，龍口、威海衛、吉林、延安、都已經開始丢去了，然而現在晉中昌濰，岌岌可危；東北的情勢，並沒有因爲爲吉林撤守而改善；延安撤退後，共軍在陝甘的夾縫裏，南下渡過涇河，切斷西蘭公路及西安通寶鷄的公路和鐵路。寶鷄也曾一度失守。包袱在國軍身上是贅瘤，共軍拿去却可以把他變做一種資本和力量，這得失之間的算盤也得精細的打一打。在總體戰高唱入雲而未曾發生實效的時候，穿心戰術雖然效用有限，他畢竟還可以收到一點宣傳上和鼓舞士氣的作用。同時也可以教使用空心戰術的共軍稍存戒心。但穿心不能解決問題，我們前已說過，一切還得要看所謂總體戰實施的效果，而時間與現實會給予「總體戰」以正確的評價。（四月三十日）

（上接十六頁）

根據上面六項看來，今日政府方面的優勢已不如前。但是人民的意向還是可以左右一切。四川民衆武力相當強大，只要站在政府這一方面，雖不會像從前那樣可以弄得共軍寸步難行，至少也可以逐步支撐一些時候。這些武力，幾乎全都爲哥老所把握，並以地方紳耆的意向爲行動的指標，現在政府方面若要想有所作爲的話，實在應該怎樣去利用這一項潛勢力，單靠拉壯丁或臨時來成立什麼自衞隊之類的東西，倒不如趕緊恢復地方性很重的「團防」。爭取人民的方法很多，記者不想在此地多所置喙。目前雙方唱的對台戲有兩點很有趣，政府方面一再的舊話重題，想喚起人民從前的記憶，那就是至今尙可見的共軍留下的萬人塚同城鎭的廢墟。共軍方面則強調四川人在共軍中的地位，因爲朱德、劉伯承、陳毅、聶榮臻、陳賡、王維周等都是四川人，說共軍攻川，不過是他們武裝衣錦還鄉，一定會對得住鄉人的。像這樣空空洞洞的說些，要想抓過人民來，那實在是白費唇舌的。

（四月二十九日）

（上接二十頁）

朝野所注意的，祇是一輩大官的進退，而無人關心國家社會之重要事業。政府的作風，不但不注意自己的事業，亦不注意民間事業。相反的，因爲國家事業辦的不好，有時毫不惜壓迫和摧殘民間事業，那裏還說得上什麼獎勵和扶持？可憐，國民政府以革命取得政權，過了二十年、民間事業得到政府的好處，反不如在北洋軍閥的時代，當局者其何以自解乎？

以上所說的心理和政策，固須改正。不然，祇作人事上的變動和制度上之更張，還是談不上改善中國政治的。

如何改變中國政治？我在上文中指出，把現在和抗戰前相比，中國政治上有十個病態。又從人事、制度、政策三方面，分別指出這些病態的來原。這些病原，在戰前本已存在，但以病態未成，國家人民精力尙強，所以不覺嚴重，而尙能有所作爲。十年以來，國家的元氣日傷，政治上病理日深，互相因果，所以至今日而百病舉發，不容易收拾了。

治病之道，不外對症下藥，根據上文的檢討，我認爲要改善中國政治：

第一要撤換幾個行政的負責當局，而付新人以提高和集中的職權（祇要愛國家和有能力的人，不必問他們服從不服從）

第二要毅然的把些不關痛癢的制度，痛快的予以删減和廢除。

第三要實實在在的替老百姓打算打算。

二十年來，中國的士大夫，祇知壓官發財，從未曾想到過老百姓的身上，弄到今天全中國沒有幾個地方好去了。大家祇要快回頭，馬上還有生路。

歡迎定閱

關于共軍圖川和政府部署的報告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成都通信）在政府發表王陵基楊森分主川省渝市以後，全川物價普遍狂跌，成都重慶的米價都跌了一百四十萬元（每雙市石），而川省府宣稱決平抑至三百萬元（尙高六十萬元待壓降）。突然四月下旬開始，米價又急劇上揚，升起一百萬元，同時平靜已有一月半之金銀波亦跟蹤追進，計五日間金升二分之一（每十兩由三億二升至四億五），銀升五分之三（川版每百元由一千七百餘萬升至三千萬）。起先報載物價上漲是由於川省府代中央購買軍米以及諸傳外匯即將調整所引起。後來市面上逐漸的浮動起來，謠陝西南面出了大事；廿三日傳說寶鷄已爲共軍攻佔，電訊不通；廿四日纔知是民變；廿五日王陵基公開談稱係寶鷄同鳳翔民變，報上也傳出成都附近保安團隊將調赴川北增防，公路局長後勤部川西供應局長相率北去，陝省祕書長林樹恩將南來商聯防：於是大家覺得事態嚴重了。嚴重之點在於共軍孔從周趙壽山部已進攻安康，防軍羅廣文師由安康調到漢中，共軍王震部攻西蘭公路迫近寶鳳，凡此皆與川東方面捕得之共軍人員李坤所供共軍窺川之路線相同。廿七日成都中央日報廿六日重慶大公報皆說在寶鷄叛變的不是人民而是國軍兩團。

孔趙叛變後，川東方面就一再緊張，三月中，華鎣山有共軍司令部之諸傳遍全川。華鎣山係重慶東北，綿亘江北、大竹、岳池、廣安等縣一座大山，山區縱橫各二百餘里，林木繁密，歷來爲巨匪盤據之地，十年前匪魁包平章子弟兵被擊潰後，股匪散居出沒，迄未肅清。關於該山有共軍組織之訊亦迄未證實。政府方面人員稱很有可能，並以爲原係吳玉章指揮，中共撤退後，該處便成爲共黨在川之最高機構所在。四月上旬中央社訊，大竹有土共竄擾，可以作華鎣山有共軍之旁證。李坤自白書說得很明白，請見後引。

四月初旬，川中盛傳石砫、雲陽、萬縣間有民變，其後中央社於四月中旬報導非民變，乃係股匪數千自恩施經湖北境內國軍之追剿，越齊岳山竄入川境者。此股土匪未聞被擊潰（中央社只稱川鄂兩方合力圍剿中。）

數十年來四川各地皆有股匪出沒，每股匪衆，多則數千，少則數十。抗戰期中，因一二軍閥爲鞏固自己權位，養匪自固，兼以用槍支與匪衆掉換烟土圖利，致匪衆勢力大肆擴展，有多至數萬，兼擁大砲機槍，並自行設立兵工廠的。事實可由西康變亂及成都方面之剿滅師鵬章兩事之經過知之。前者使用兵力不下五萬人，後者之剿辦，歷時月餘，出動國軍及保安團隊二三萬人之譜。最近投降之川湘邊巨匪瞿伯階部亦在萬人以上。土匪之竄擾，在平日已極嚴重，當此共軍壓境之際，更形急迫。共軍之圖利用四川土匪年前已有此傳說，近日川東方面土匪且有向共軍攻向方面移動之趨勢，如奉節匪陳太侯股、雲陽匪祖唯之劉明兩股，分由巫溪雲陽竄城口。（廿五日報載）。重慶行轅現對川邊匪訊封鎖甚嚴，但廿一至廿六日間，見於成都新新新聞一報所載，即有下列各地，寧羌、雲陽、萬縣、利川、旺蒼、廣元、巫溪、鎮坪、城口等縣。

根據報載在大竹捕得的共軍地下工作人員的自白書有稱：「共匪對四川的企圖：預定今年秋收以前將四川全部赤化佔領：佔領整個四川的辦法：第一、由鄂西陝南用重兵分兩路入川，一路是陳賡部下孔從周趙壽山兩人指揮的由滾龍坡入川。一路是陳賡指揮率領陳賡劉伯誠軍各一及李先念殘部，由巫溪入川。另於廣元劍閣及西陽秀山兩路用小股兵力呼應。」他所指出的路線，就是附圖上所用雙箭頭畫出來的那四處地方。重慶和成都的報紙同政府人員所指出的共軍犯川路線也與此相同，政府人員特別指出（見各報載）：以由安康進攻城口，由秦西滑川陝公路攻廣元最有可能。觀乎這幾天來，共軍由竹谿陷白河攻安康，同西蘭公路戰事及寶鳳軍隊叛應，就可以明明白白的看出來（圖中單箭頭表示攻向。）寶鳳兩地軍隊之叛，顯係接應永壽等地南犯之共軍，殊不知寧甘馬家軍殺退了西蘭公路上的共軍，只有一部份攻到寶鷄，廿八日的中央日報說在進攻飛機場。安康方面，共軍似較得手，守軍羅廣文師竟撤退至川補充並調至漢中（圖中G，代表羅師先後駐地）。李坤的自白書又說：「第二，在川內組織地方武裝部隊，響應入川部隊，川內地方武裝以華鎣山成立較早，力量較大，同時地勢很好，故即以此爲主要根據地，經中共中央定名爲『中國解放軍華西總支隊』，爲全川首腦，負責指揮其他各地小股。此首腦部隊中，曾由陝北派有能征慣戰遍體槍傷，年逾六旬之老軍事家領袖一人負責指揮軍事行動。全部兵力約四五千人。」由這一段話，可知華鎣山共軍司令部或許是存在的。

政府對待共軍攻勢的措施，也相當積極，首先打出了王楊兩張牌，因爲自去年米荒水災以後，川人即不滿鄧錫侯，而想楊森；如今王楊分主省渝，顯然是把四川劃作了川東川西兩大塊，由他們分別看守一塊，很可能在共軍叩四川大門的時候，中央或行轅會以軍令命王楊各指揮一方。王楊兩人在四川內戰時期及戰前剿匪中皆表現出是一能手，抗戰中對日本人也是一個硬漢，用以代替生平未打一勝仗的鄧錫侯，自較勝一籌。其次中央又宣稱要增兵，要派空軍駐成都，恐怕都只是一種姿態。要有增兵之事，何至川籍國代向張羣要求不要再調四川軍隊出川至別省作戰（此四月廿日事）？

現在中央決定由重慶行轅指揮全部對抗共軍侵川之戰，依據目前所知之軍力及指揮將領之配置，大抵如附圖英文字母所示；計A王陵基，擁有保安總隊約六總隊，另擬新增兩團，確數或在十團左右，可用於川北防務或有四團。另王氏稱將成立民兵一百五十萬人。B爲楊森，渝警部有軍隊一師，報載將成立一保安旅。C潘文華，現職川鄂湘邊區綏靖公署主任，有兵一師，在沙市等地作戰。E方靖師，最近又在萬縣成立一川湘鄂邊清剿司令部，專剿土匪。F黃隱師，方黃兩師負責自平武至巫山間大巴山數千里之全部防務，並有保安部隊佐助，但另有否其他國軍，此項機祕，外間不知。以上係直接與川境防務有關者。另一爲D康澤的綏靖區司令部，專剿豫西鄂西北共軍。G就是前說的羅廣文師；另一諸傳鄧錫侯將就綏靖司令於漢中。

地方的對策，我們可分作行轅與川省府兩方面來說。

行轅方面，除責成川陝川鄂聯防嚴堵外，注重土匪的清剿。土匪清剿的地區很廣，包括全川，時間定爲五月一日起。四月下旬行轅已下令四川各區保安隊五一起服特種勤務，並授權各行政區專員以指揮全區軍民大權。對邊區土匪之清剿尤特別重視，特指由國軍限期肅清

地方政府的措施，則鄧錫侯與王陵基不同。鄧氏主大巴山全區設

防，並修兩條公路，沿該山南麓，待共軍攻大巴山時與之作戰。王氏以爲大巴山綿延數千里，川中軍力不足，宜在大巴山之外給予共軍以打擊，故側重安康、漢中、城口等地之屯駐重兵，就是所謂「殲匪於境外」。但是此時已非王氏理想之時，安康漢中已危在旦夕，若早上台二三月，倒還很有可能。「殲匪於境外」是現任地方政府的主要原則。他的辦法是：川陝聯防；這在鄧錫侯主席時期卽在進行，先是陝西派祕書長來，繼之以川保安處長王元耀赴陝，正商議得熱鬧，突然以鄧氏有任用他的舊屬余中英代王之議，王氏匆匆飛回，其事似乎卽未進行，現在聽說陝省祕書長林樹恩又要來了。大公報傳出川陝甘聯防區域已劃定，川省爲平武、城口、宣漢三角地帶中的十三縣；陝西爲鎭坪，寧羌、嵐皋、紫陽、鎭巴、西鄉、城固、略陽、南鄭、石泉；甘肅爲西固、武都、兩當、淸水、靈台、正寧、慶陽等縣；地區正是在四川北境的大巴山兩麓，指揮部設在碧口，聯防主持人爲林樹恩。王陵基的另一着棋是加強保安團隊。王氏當年出川抗戰，就是以保安處長率保安團隊成立的一個軍出去的，後來擴大到一個集團軍，自然他不忘掉保安隊；更何況他是以將領而統省政，沒有兵怎行（鄧氏有三十九師爲其舊屬部隊），自然也要抓住保安隊。王氏的計劃是增加兩團，並重用他們担任川北防務；四川保安隊的素質雖不及中央軍隊，但確可與三十九師相比的。王氏並宣稱訓練一百五十萬民兵，用作保安隊的後盾。川北的防務也大大加強，並加緊其進行速度，根據二十四日的報載由廣元至城口，由城口至開縣的佈防已完成（大巴山以內）；廿八日據由漢中乘車抵蓉之軍官談，綿陽以北沿公路上，軍隊麕集，沿線北上。消極方面就是趕築大巴山公路同加強後方的警覺。修築大巴山公路一事，鄧錫侯主川時決定築兩條，自東徂西，並經由他操縱的省議會決議動用中央還川穀款建築，另由中央給予補助費，後來聲稱已完功。到王氏上台纔知穀款三千多億爲私人作了發財資本，大巴山公路也非想像的成了功；王氏宣稱由成都至巴中一條路由川省設法將未修通部份（幾年前修的，並非鄧氏所築），接連起來，沿大巴山的一條，由廣元經通江南江巴中城口萬源至巫溪那一條，必須中央設法。加強後方警覺，不外乎壓抑共黨的幾「罷」，不過他比其他人高明一點的是宣稱爲人民着想，平抑物價，主要的是米價。另外還要恢復二十年前的「團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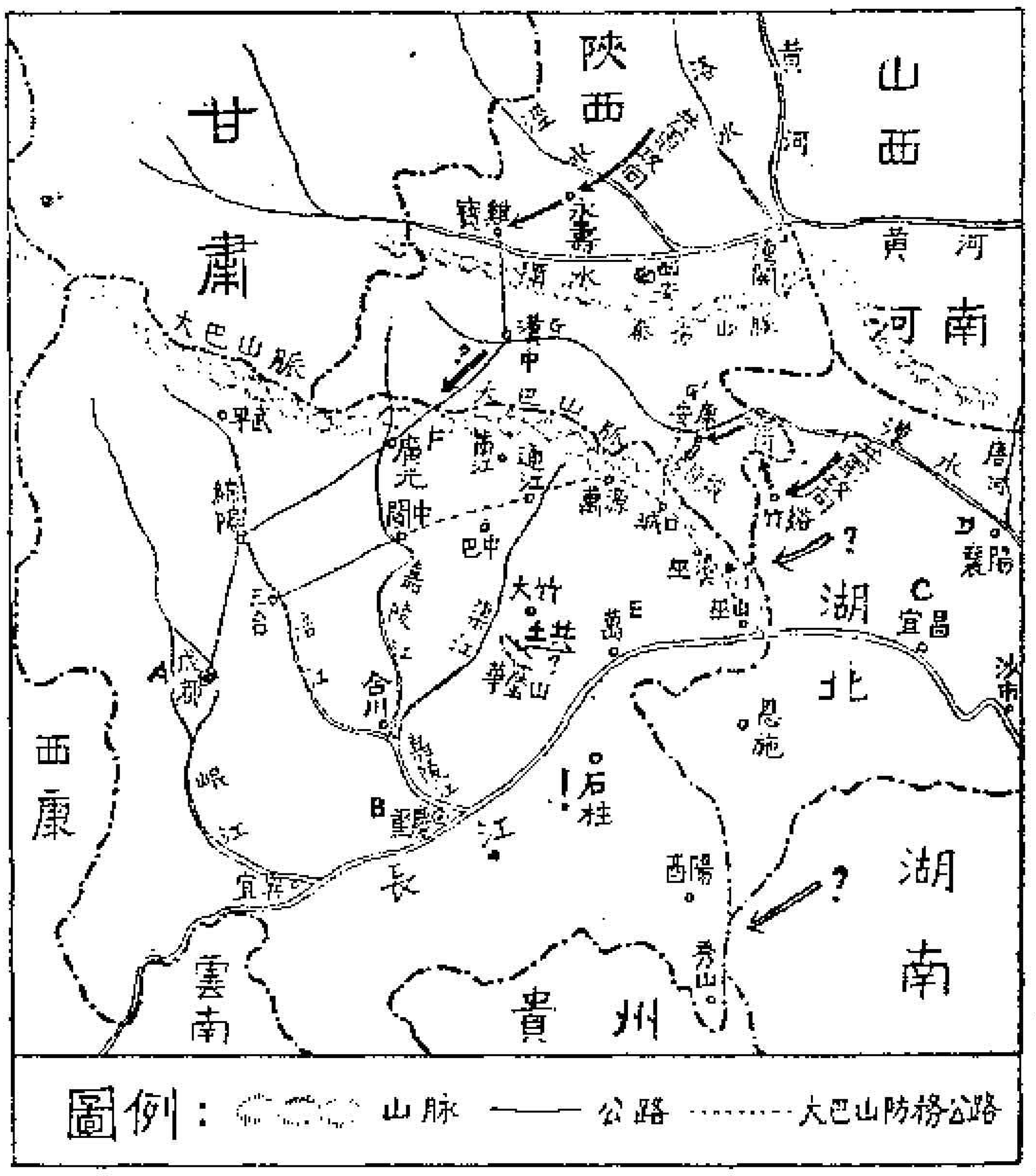
四川境內各縣也一分做、九分宣傳、在動員戡亂；各縣也是訓練民兵與彼此聯防。

如今政府與共軍在川陝邊的對壘，可稱已逐漸各入陣地，一俟佈防與攻勢準備完畢，就可能接觸。此時勝敗之數雖尙不可知，但在四川省政當局所想的殲匪於省外一點，已大形減弱。安康一去，共軍就可到城口。寶鷄若有不測，可利用者只一漢中。倘若不能在漢中阻住共軍，那就要在大巴山以內作戰，那時便是四川之戰，而非川陝邊境之戰了。根據全國其他戰場看來，四川之戰很有可能，所以旅外川人及川籍國大一再向中樞呼籲，調空軍入川，調二十一師四十四師五十六師回川增防，調孫震回川，並起用唐式遵王纘緒等將領。因爲四川地區遼闊，中部又爲大平源及丘陵地，除重慶等一二城市外皆無險可守，故須大量兵力作戰，而現在川中軍隊却有限得很。

關於寶鷄方面的消息，三日三變，始則一般傳稱民變；繼則王陵基說是兵叛；昨日（廿八日）突又由中央日報載稱是永壽邠縣的共軍佔去了鳳翔寶鷄，並且說一二日將有大戰；二十九日的同報特號字標題又是共軍已被擊滅。這再三的變，弄得四川人丈二金身摸不着頭腦，相當震動起來。尤其川北的人民，眼見陝南難民扶老攜幼的逃來，更感緊張。負中流砥柱責任的王陵基入川以後，天天都在宣稱要安民於境內，於是他說話了，他說「共匪」決不可能在川境獲得勝利，他的論證是從前入川的「共匪」是有組織有訓練的，是死心塌地的爲共產黨作戰的，尙且失敗，今日的「共匪」是無訓練無組織的流民被壓迫組織的，更不能有所作爲。共軍入川也許有失敗的可能，但是王氏這一論證却錯了，假如他以此爲共軍必敗的證據而非是敷衍人民的話，那王氏要眼見他的錯誤的。

關於共軍與政府在川的鬥法，主要的決勝因素是在人民武力所發揮的作用及其偏向，政府方面的成敗更繫於此點。因爲共黨在川巴取得前此未有的優勢：第一、現在有土共土匪及華鎣山總支部的軍隊擾亂國軍後方，破壞政府安民政策。第二、中共撤退以前幾年間的公開宣傳，使人民對共黨明白一點他們的情形，不像以前那樣的認爲是吃人的野獸。第三、撤退時，大量遺留地下工作人員，此等人員在各大中學及哥老中很生了些作用。這都是十四年前共軍在川作戰所未有的。政府方面則有幾個前此未有的劣勢：第一、以前防區時代，一地的得失，關係軍閥本人一已的存亡，故對一城一鎭勢在必爭。第二，當日川軍衆多，劉湘正式軍隊有七八師，劉文輝有七八師，鄧錫侯田頌堯各有三四師，李其相羅澤州等雜牌又各有一二師，加上其他二劉鄧田的附屬軍隊當不下三十師人，還有入川的中央軍；如今除保安隊外，恐不到五師人，用於戰場的或只能有四個師，以戰鬥力論，至多只能及以前的十個師。第三、從前四川人一戶五口之家，每月有十元錢卽可過相當於今日一千萬一月的生活，當時有每月十元收入的人恐佔全川戶口百分之七十以上，今日有一千萬元一月收入的戶數恐不到百分之二十；從前公教人員平均約有二三十元的收入，今日則只有二三百萬元的收入，所以當時人民之拚命拒共，頗有保衛其優裕生活的意味。

（下接十四頁）



政治大學報告

觀察讀者投寄

整肅在政大

（觀察南京通信）

近來「整肅」之風也吹進止水般的政大校園來了。首先被整肅的是四年級劉君，因爲他對黨員總登記始終不理會。本來不履行登記的同學也不在少數，他們都以爲登記與否乃各人自由，且黨中央也說不登記只當脫黨論耳。入黨脫黨，在他們看來根本無所謂，誰不知道有許多人入黨乃不得已的事？況且本校有一老教授也不登記，中央給他的質詢書上問「爲何不登記？」他還開了個玩笑，在上面批道「根據憲法第一十四條，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但話雖如此，行起來却別具一套的。教授奈何他不得，而對下級黨員則必須給點顏色才不致尊嚴掃地，所以不登記的同學都嘗過「個別談話」，許多都識時務地被說服了，「重新堅定信仰」，只有他這傢伙蠢到說實話。校方問他爲何不登記？他說「我還年靑，需要多學習，參加政黨關係一生事業，以後再說」。校方認爲這不成理由，硬要他登記，他一急就直說了「我不願受腐化的黨拖累，我覺得不入黨更能替人民多做事……」這麼一來，第二天他就接到限期離校的通知書了。

大概是配合目前在各大學裏進行的整肅工作吧，開除一個，成績不像樣，所以接着又有三位同學被拖去湊數。校方持何理由，同學們很少獲悉，因爲此項處置並不公開。就是接到「聖旨」的同學，對着通知書上那些「該生不能合羣，且不斷曠課應飭令離去，」或「該生凡事直言胡說，無政治家風度……」，悵然若失者久之。有人曾質問顧校長，但他是有名的圓滑，說話可作任何解釋，也不得要領。其實校方的開除同學也並不「名正言順」，據悉也十分傷腦筋的。要加紅帽子麼？固然「查無實據」也未免過甚其辭。不開除麼？彼等凡事「胡鬧」，毫無黨紀，什麼都抬出人民福利，公開抨擊政府，此風自不可長。左右思量，結果便出諸秘密處理了。

讀者也許以爲這樣拿別人的學業來開玩笑，簡直太荒唐。是的，我們許多同學也都如此而怒在心頭，他們之中大都是平日急公好義，說良心話太多才招忌的。在此筆者願意提一提抗議九龍血案而遊行的事，因爲有位同學就是因爲堅持遊行才惹禍的。那次遊行，當局讚助於先而反對於後，個中曲折，外人難悉。原來爲了派系利益，想乘機趕走王世杰，有人幕後拉線，出乎意外地迅速決定罷課三天，並遊行示威，還「通過」議案一條曰「非經訓導處准假而擅自不參加者扣膳費一月」。後來李惟果部長獲悉「此乃奸匪挑撥中英友誼」，勸告同學們提高警覺，勿中其計，並強調遊行乃政府所不許，自己開例，無異助長各大學異黨分子的藉口云云，才極力壓制遊行。而同學們感到一片赤熱底心全爲同胞受外人迫害而發，却有人別具用心，企圖利用之以遂私慾，憤慨之餘，便堅持遊行，且擯棄一切副作用，使出發點純爲愛國救民。這麼一來，校方不能討好上司，決心「整肅」不聽話的同學，於是那位最出力的同學便被犧牲了。

革新在政大

苦難在一天天地加深，同學們憂時憤事，原就滿胸抑鬱，需要發洩。加之近來教授們也牢騷頻發，顧校長也慣於表演民主，見機開明，所以民主牆上各書所見，盛極一時。各種座談會（中某次紀錄已發表於三月二十八日上海大公報上），專題演講也應運而生，大有應接不暇之感。校長也先後召集各系座談會，希望同學們對國是發表意見。同學們大都從苦難中來，突然有機會可以暢所欲言，誰不高興？於是緊張熱烈，慷慨陳詞。顧氏尤其高興，每次會後都鼓勵同學們將紀錄整理，編成方案，備提供國民大會云。結果擬就了許多份方案，法政系是有關政治的，經濟系有關經濟的，地政系是有關土地問題的，此外又有三位同學共擬一份綜合性的，都是洋洋數萬言，蔚爲大觀。筆者有幸，也爲起草人之一。看當時教授同學協力工作的熱烈情形，委實不能不爲「革新運動」前途祝福。但事後却十分慚愧與懊悔，慚愧的是不免書生論政，牢騷發完，官樣文章草就，奈不實行何？後悔的是大家的努力白費了，各種緊急措施方案云云，根本就不是爲了實行，而是有人要提供國民大會，出出風頭。你看現在誰還在提起？

會社在政大

同學們覺得學校既改爲國立，自應與其他大學平等地屬於教育部，故在改制之初，就要求取銷黨校時期遺下的軍訓制度，訓導制度。幾經交涉力爭，軍訓制度總算廢止了，而訓導制度則依然健在。這就是本校會社活動有等於無，使本校無聲死寂的主要因原了。

本校會社，除開本期初停止活動的幾個外，現尚存三十四個，數目雖不算少，但是處在這個大家心裏明白的環境下，不少無形規範的約束中，社會的活動也就限於出壁報。出壁報也又限於報導一些等閒消息與描畫「白宮欽影」。自然，在這樣的景況下，你也不難想到不免有些無聊的壁社，步着中央日報後塵，在學習馬哥勃羅，把成吉思汗治下的荒野，描成遍地黃金。不久前，有許多同學向各報章雜誌發通訊稿，由於報導翔實，政風壁報就警告過「家醜不可外揚」，並以長者的口吻強調對校政不滿應擬具體建議交由該報轉達云，這既能爲校方所賞識，又能阿Q地自耀權威於同行，它們不勝得意。然而，也正如此，更顯得本校的無聲了。

自治會組成需要按照部頒辦法辦理外，成立後的活動也一樣要受「訓導」。舉個例說罷，學術講座就得經訓導處的同意。上期訓導處最爲得意，因爲上期的代表會不代表同學，幹事會不替同學幹事。雖被同學們起而倒之者再，但都奇妙地「王座坐穩」。本期似乎爲「人民內閣」，但上任未久，無何表現。且週遭如斯，不知敢挺直胸膛，不受威迫利誘，穩站在大多數的同學的立場否？

飢餓在政大

通貨不斷地急激貶値，公費雖已調整，但每餐依然幾根靑菜，充飢不夠，談營養簡直是諷刺。一年級自費同學更慘，他們大都家境清貧，所以進政大來，正如老同學一樣，出諸經濟所迫者多，出諸衷心選擇者絕少。原就以爲進來後可享全公費的，無奈事與願違，幾經折衝，仍有一〇八位爲自費。在此生活維艱，接濟無望之際，不得已於週前曾一度爲要求公費而絕食。校方以開除恐嚇無效後，方將各種獎學金悉數撥給他們，不足之數再設貸款，定五月內按生活指數償還（多可怕的高利貸）。這雖能暫時維持現狀，但於問題本身並未獲解決。同時，其他享公費的同學，也深爲健康着急，感到長此挨下去，畢業命也畢了。於是，遂有二十餘位同學發起改善膳食建議，列舉開源節流的具體辦法。一經貼出立刻博得普遍的響應。但因爲建議書上開源一節在要求增加副食費比例，當局「杯蛇弓影」，加之「靑年軍同志」一眼鏡色濃，曾對建議同學大發標語，如「警告陰謀分子」，實以『是否亂合『一校一事』『五月渡江』的行動？」等。同學們懼於紅帽子，所以近日來改善膳食的呼聲已不復入耳矣。飯可以不吃，嫌疑不可不防，呵，上帝！

甘地·羅曼羅蘭會談詳記（下）

孝闓女士　凌卓譯

眞理與藝術之間

十二月十日。

十二月十日，星期四，在日內瓦的敘會，在維多利亞廳 Victoria Hall 舉行的。

甘地剛進來，（永遠是乘坐三等車的）未作片刻的休息，就跑來我的室內，我們又作新的談話。

我向他說：

——我想到你給『洛桑報』Lausanne 一個問題的答覆：「眞理卽上帝」——以及你所說的所寫的，這在你，乃自童年時代，就是一種自然的情感。（但沙帝亞格阿 Satyagraha——不抵抗——不是如此。）我曾自作良心上的檢討。我承認我在童年時代就衷心感覺到一種情感：卽對於自己的眞理乃是一個關於生的問題的事。我們若是沒有這個對於自己的眞理，所有一切都會腐壞，而無所憑藉來作任何的建設。但有對自己的眞理，也有對他人的眞理。在我曾經住過的一個外省小城市的閉塞空氣中，我曾感覺到表示這第二種眞理之不可能。到處都是壓迫的束縛——家庭的，教堂的，學校的，社會的。還是弱小兒童的我，深以爲苦。但他人旣都認可，我也曾自試相信諸凡事類之本應如此。我很自歎然不能致信他人傳授給我的宗教神祕；但我看見他人相信我不能設想是說謊話（或是自欺）。約在十四五歲的時候，我在巴黎，那是更糟：那時有了爲生活的奮鬥，有考試，有學校。在很多的場合，甚至在學術的園地，都不能表示自己的眞正思想。例如在最高學府的大學裏，有一種正式相信神的存在的哲學論極佔勢力，我在應付考試的時候，就應假裝也信服此說。我素喜哲學，且曾有意專修牠。但我在高等師範時就放棄了這個主意，以免冒險要作說謊的文章與宣言。當我開始得到獨立時（這是我以十年來幾爲完全的孤寂所換到）我面前又發現另一困難，比其他的困難更利害：我曾看見眞理可使羣衆得到的苦痛，但這個眞理對我是善良的而且是必需的。這是我當時最大的困難。在後，我知道托爾斯太也曾認識這個，而他終身也未曾解脫牠的羈絆。他一生都牽掛着在眞理與愛情之間；而始終未能在兩者之間得到一個均衡。他的富於情感的天性往往拖住他到有一半違叛眞理（尤其在生活中）的地步。

在我呢，我就當前有一個藝術的難題：如何完全表示出我所意想的眞正的事物，而不致使一般過於微弱而無勇氣接受的人們受痛擊或驚狂？在古代的人，成立了接受融容訓練的階級，就是全部眞理的受委託者，所以容易解脫這個困難。在今日民主社會已不同意於這種特殊的差別。余從未違叛過我的眞理；且我所有並不危險的掛慮，已由我所得的發現而部份的減少。這發現卽『不愉快』的眞理，未得人的了解或聞聽，隨各人的方法，各自處理。但這發現並無快樂可言。一種眞理被講的或聽的（這般人並不聽）所違叛也無快樂可言。如『眞理卽上帝』是眞實，我以爲這眞理缺少一上帝極重要的特徵：快樂。因爲——我堅持這點——我不能意想一個不具快樂的上帝。如有人因我曾頌揚過貝多芬的『經過痛苦的快樂』Durch Leiden Freude，就將我看作一個傳達悲痛的人，那就誤解我與貝多芬的思想了：悲痛不能成爲目的，而祇是一條道路；而且是一條必經之路；並非害人前往尋覓此路。眞理所不足爲我得來的這種快樂，我在美的中間尋到了。我在這點，自覺與托爾斯太的意見有相反之處：我將一個極端重要的地位歸依到藝術與美的上面。我是說的眞理的藝術與純潔的美。偉大的藝術是以調和爲本質的；牠將和平，健康，均衡傳與心靈。牠在感覺方面傳與，同時在精神方面傳與；因爲感覺與精神都有權得到快樂。美有各種多方的顯示：美的線條，美的聲音，或是顏色等。其實，在所有一切之內，內在的秩序，隱伏的和諧，乃是精神的要素。心靈的紊亂，藉此得以清濾與昇華。藝術是數千萬心靈的食餅。尤其對於若干更精雅的民族，若沒有美（或天然的，或藝術的），便將空無所有。一切引到和諧與和平的道路都是好路。這些好路無論那一條都不要關閉。（我所作這些陳述，有個辯護的目的：第一是攻擊甘地的一種思想：他說痛苦是上帝以爲適意的。第二是要追還我常覺忽略而又爲一般純潔與健全的人所有的天然而發揚的愛與美的權利。）

「柔如蓮花，硬如花崗石。」

甘地回答——在我，眞理的定義，乃是一種普遍的定義。眞理以很多的方式顯示。凡不與眞理相關聯的藝術，不是一種藝術。我不將藝術列爲與眞理是不同類的東西。我反對那種『爲藝術而藝術』的定義。在我，就認藝術應以眞理爲基礎。我將放棄一切的美東西，假使牠們不是表示眞理而是表示反眞理的話。我贊成這個定義：『藝術帶來快樂，且是良善，』——但須在我所說的條件之下。關於在藝術中的眞理，我不是說將外界物件分毫不差的照描。有生命的物件才能爲心靈帶來有生命的快樂，且使心靈愈加高尙。如有作品不能達到這點，這個作品就沒有價值……

……羅曼羅蘭——我懂得這個，而且也是這樣的想法。但我給你說的不祇爲探求眞理的人的困難。這種困難我接受而且喜愛。我想到另一種痛苦，卽『責任』的痛苦。思想者自己不怕眞理，但應怕爲他所震動的人而怕眞理的結果。科學上的大發現——由哥伯尼 Coperne 及他以後的思想大家——曾震動若干千萬人的信心。眞理永遠在進行中，但人們不能無喘而噓，無憂慮去追隨牠。過渡的眞理對大多數人甚爲難辦。我所說的是這種苦痛，並不是說我個人的苦痛。

甘地——這樣吧，我甚至要說應有一種令人暗中的滿意，這是必要的。因此，我們在曾受這種苦難的人所寫的文章裏發見這句話：『尋求眞理者，心柔如蓮花，硬如花崗石。』

我爲甘地讀哥德的兩段思想與他思想相合的：

——我寧受有害的眞理，不願有利的錯誤：眞理治療好牠或致我們的痛苦。（詩集）

——有害的眞理乃是有利。因牠祇能爲害一時而能引到牠將永遠更爲有利的眞理的前面。但有利的錯誤乃是有害，因牠祇能作用一時，而迷失於其他將永遠更爲有害之錯誤中。（一七八七年致斯丹夫人 Stein 信）

還有這兩句：

——道德上所有定律及所有規則，同歸於惟一眞理之內（一八一九致穆勒 Muller 氏信）

甘地細聽我讀，頷首而滿意。

無抵抗須有一種絕對信仰

羅曼羅蘭——我說，現今對於眞理的表示以科學家爲最好；他們眞是『最大的詩人』。我就談到最近天文家在天文上的發現，因爲這種發現，便打破了宇宙對於人類的

[illegible]價，[illegible]米他們的勝利與科學的勝利相提並論。但現在的情況，是科學已將物質歸到能力，就是歸到精神的原理。我們生存在大好的時代，縱然這時代為我們帶來若干的騷擾，但凡能以健全的身體與堅強的心志在這時代生存的，都是幸福者！——甘地贊成，同時雙目發光。——於是我們談到偉大科學家的反面，殺人利器的發明，毒氣等。

甘地（帶着信任的表示）——這些都將自行毀害。倘若一個這樣的戰爭，倘若一個不經抵抗的破壞，便會接着在這遭擊的恐怖前生出一種退却。凡不作抵抗的前進，如所謂與空虛搏戰，都不是人類的本性。若是一個民族能有勇氣忍受暴力而不以暴力相報復，就會成為一個強有力的教訓。但須有一種絕對的信仰。

羅曼羅蘭——任何事都不可祇做到一半——無論壞事或好事。

「我反對無產階級的獨裁」

十二月十一日

……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五，是分手的日子。甘地於很早九點以後即來到我房裏。我們作一豐富而有情誼以及種種的最後的談話。

在這次談話中，我將毛拉特 Pierre Monatte 問甘地的問題譯他答覆。毛氏是一個主張工團主義的人，當時在巴黎辦『無產階級的革命』雜誌，——尤其鼓吹工人對廠主的革命。

甘地——資本主義若是想要利用工人的過剩與艱苦，雖然付得起高薪，也祇付給不能再低的工資，在這時候，工作就成了已經準備齊全的挽救方法了。假如工人間存在了完善的聯合，我以為工作的本身就能表示出牠自定的條件。假如條件不會要求，祇要拒絕工作就夠應付。並且他們如有相當組織來阻止外國工作品的輸入，那麼，資本也會要讓步的。

羅曼羅蘭——你說『工作』如能實現工人間的完善聯合，就比『資本』很易取得優勢。我也信如此。但應測悉人類的弱點。實際上工人並不聯合：因資本家出陰謀手段，散播離間的種子，收買反革命派的工人。在這種場合，一般明了局勢而有自知心有毅力的少數工人，自以為有權強迫大衆作此聯合，這就是用強迫力量謀無產階級利益的工人專政。

甘地——我絕對反對這個。因為牠的意思是指『工作法。如你將一個惡劣榜樣給與『工作』，那麼『工作』就會永遠不能實現他的力量。我在印度，由少數工人開始着手。阿米德巴特 Ahmedabad 紡織工人聯會內，因彼此不和而分裂；但我曾硬如鋼鐵，訂出規則來指揮工人並阻止一切暴力。結果現今聯合會內已有六萬工人，大多數是文盲；但他們知道他們的命運的安全，都在他們自己手中。我不願使他們深信自己是屬於一種無能而專靠人的階級；我使他們知道自己就是眞正的資本家，因為資本的組成，並非由於金錢，而是由於工作的堅志與能幹。這是他們無限的資本。現在這時代，我們可見各種的紊亂，也可見『工作』有被『資本』利用的危險。但我仍繼續教導他們使他們知道勞工的神聖。如有必要，我可等待多年來建立這個組織；我不接受以暴力為基礎的獨裁主義的觀念。我們曾見孟買 Bombay 以這種形式所組織的『工作』（以暴力）工作終歸失敗。但他們若是聽我勸告去行動，『工作』必較『資本』佔了優勢。……孟買存在一小組共產黨，為其私自的目的，設法利用工人。直至現在，他們未得成功。至少，直至我離開印度時，未得成功。我離印度以後的種種經過，我不詳細知道了。我訓練工人祇給他們一個單純的教訓：就是他們無須死守在一個工廠之內。在阿米德巴特，我們曾試行教導工人學成對製造廠的絕對獨立。假如他們在製造廠得不到他們滿意的工資的時候，他們就應滿意在家中做紡織擬碎石所得的微資！有技術的工人不應該蔑視沒有技術的工作。與其在製造廠內得不到光榮的工資，不如做收入微薄的獨立工作而脫離製造廠。

對付瘋人能否不用暴力？

羅曼羅蘭——（不多談這事，但願對於反暴力的意義發一問題。）——人性的殘忍或犯法的原因，有時是一種病態，有關於病理學的。在所有社會內，均存在一般實應加以治療之人，這種人實屬為害他人。反暴力的主張者在這種病人與這種瘋人之前應取什麼態度去壓制他去保護社會？在這裏不用暴力應作如何行動？

甘地——我將強迫抑制他。但我並不稱這個叫做暴力。我的哥哥如得了瘋疾，我將以鐵鍊縛住他的手腕，阻止他的為害。但不對他使用暴力，因為沒有使用暴力的理由。我哥哥也不會感覺到他人對於他使用暴力，反而在他恢復常態後，會感謝我曾給他施以約束。我不應注意他在不平衡狀態中的抵抗，因為我的行動，是由一種不肅僞（不加混雜）的愛情所驅引。這種行動，其中絕無自私的用意[illegible]保護自己的念頭。我知道如要去縛住他的手的時候，我會有被打的危險，然而我並不對於這個加以注意。我縛住他的手，乃是使他恢復他的精神的平衡。我如縛住他的手，並非為救我自己；我如被他打傷而能救他，我也願使自己受傷。對於你所謂半瘋的人，我也取同樣的辦法。我將他們放到病房之中，並非放在守監獄者看視之下，但是加以診治與療養：我請曾經研究這種病痛及牠的療治方法的專家來醫治他。然而這些不過僅僅醫治病症。我將更深入而醫治病因。造成這類犯罪的，是現今的社會。我的意見，這病根是在謀利，在爭競，在強求平等（打消距離與分寸）。因此，我想重新組織社會。我將委託調查員察明一切特別與未發現的原因。然後我們不僅尋求如何解決此等精神病態的犯罪，而且也尋求如何解決所有各種的犯罪。

基督教好．基督教徒壞

——我又向甘地提出幾種問題，是一位德國的兒童教師住在歐芬巴克城 Offenbach 的伊利克 Erich S.……神父託我代問的：

第一問題：上帝一名詞在你是如何的稱謂？是一種精神上的人物或是統治全世界的一種力量？

甘地回答：上帝不是人，乃是一種不變之律。在此，律與遵這律的就是一個。在普通經驗中，我們以各種律書為律。但在這裏我說的律，是說有生命之律，這就是上帝。而且這律並不變換，而是永恆的。這不是一個有個性的上帝，隨環境的變遷而改變。上帝就是一個永恆的原理。因此，我曾說眞理即上帝。

第二問題：你對基督教作何感想？

甘地已曾答覆洛桑報，他重述那成語：『基督教好，基督教徒壞。』

× × × ×

我們分別時較往次更多情誼：因為這是最後一次了。天氣寒冷而清朗。我若不陪伴客人至車站送行時，我必不肯令客人走去。這是我十五日以來第一次的外出。

甘地於精神愉快中，指舉他的光脚而登客車踏板的時候，又與我作相抱禮，而我的兩頰也最後一次貼靠他剃淨了的硬毛腦頂。然後與米拉及其他的人作親熱禮。米拉彎身從已在緩動的客車窗中伸出，和我們交換永別的手勢，車就在其中隱沒不見了。

譯名　　羅曼羅蘭
發行人　羅曼羅蘭夫人

（這篇長文，我在二月底動筆寫了幾段，三月初因為有事到瑞士去，擱住了筆。但在瑞士的時候，正遊到羅曼羅蘭寫這篇文章時所住的『新市』。使我作了幾回憑弔；想到甘地與羅曼羅蘭當日在這城中五六日的敍會與暢談，不禁神往！我由瑞士回來，在三月底再提筆完成這文，投寄上海觀察週刊社。孝鷹記於巴黎凌霄畫室。）

觀察文摘

從政策上論中國政治

原作者　浩然
原刊處　世紀評論三卷十八期

從十年來種種政治上之設施，和其在人事上及制度上之表現，我認為現在的政府當局們，在心理上有三點不健全。

一、太怕事了，太不敢冒險了，太缺乏朝氣了。所以用的一羣幹部，雖然充份低能，時常誤事，但究竟是自已的人，不會出亂子，所以從不更動。因之遇事也就祇講維持敷衍，拖延彌縫，祇求現狀之不轉惡，絕無心謀現狀之改善。不怕膏藥上貼膏藥之麻煩，而鼓不起毒然奏刀的勇氣。一些制度上雙重機構之彼此牽制，人事上派別統系之各承信任，就是這個心理的反映。而種種消極防弊制度之迎時（計政制度，訓練制度和特務機關之重用），就是說，祇講築隄防水，不想挖泥疏水的作風，也正是這個心理的反映。

二、太保守了，太傳統化了。所以口頭上講的，儘管是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而實際上經濟的措施，十餘年來，是一貫不斷地在保護資本家的既得利益。以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所以今日的國民政府，不是服務民衆的政府，而是服務一羣特殊階級的政府，是服務於資本家和官僚的政府。同樣的，口頭上儘管講的是民主，一切採用會議制；事實上那一樣不是全要命自上。什麼開會、表決，還不祇是些欺人自欺的幌子！

三、統治者的意識太濃厚了。而這個意識，幾乎普遍的傳播於政府中每一個人（政治風氣之形成，是由上而下的，所以居高位者，要特別多負責任）。人民無條件的接受政府的意志，是天然的義務，政府有時顧到人民的權利和困難，是特殊的恩典和運氣。反正政府所作所為，全是為了人民的好處，人民惟有感激，至於所作所為的，對於人民是不是真好，人民喫得消喫不消，人民不必過問，也不許過問。北平的店舖，應付顧客，總設法求顧客的滿意，因為他們認為作的是生意。上海的店舖則不然，顧客們是時時要看他們的眼色的。因為他們認為顧客是來有求於他們的。中國官場之看老百姓，正是這個心理。還有很多人，根本就是征服者對被征服者的心理，那就是更加不堪了。

在這三點心理上不健全之外，政府當局們，還犯了三個政策上的錯誤。

一、偏重軍事而忽略了行政，所以從二十年到抗戰，軍事的制度和訓練，有不斷的整頓進步，而政治上則否。近年來軍事上的人事，還有些調動進退，政治上則陷於停頓狀態（最多不過是一種走馬燈式的旋轉而已）。故談到後起人物，文人中遠不如武人之多。流弊所在，今日戡亂軍事中，政治不能保持作戰的勝利，已人所共知了。

二、偏重中央而忽略地方。故當局的得意幹部，很少離開中樞，而很重要的省份，反不妨作酬庸工具而付託之於次流人物。結果弄得頭重腳輕，政令無法貫澈，而一切計劃，無從實現。魏德邁說過，中國今日第一要政，是多用幾個文人主省政。其然，豈其然乎？

三、偏重政治而忽略事業。當局如此，一般人也如此。（下接十四頁）

顧全清寒讀者
本刊另一服務
增設半價定戶一千名

讀者先生：本刊現已發行三萬四千份。本刊能够發行到這個數目，完全是讀者愛護支持的結果。社會上一切事業，全靠多方面通力合作，才能慢慢發展。讀者對於本刊的鼓勵和支持，不僅使我們在工作上應當力求改善，同時亦增加我們不少奮鬥的勇氣。我們對於讀者所給予我們的熱情，十分感激。

我們常常在想：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多報答讀者一點，多替讀者服務一點。前一陣，紙價狂漲，刊物的售價也跟着一次一次的調整，我們想到許多經濟困難的讀者，特別是那些生活程度比較低的內地讀者，不勝負担，心中十分不安。本刊既承讀者愛護，銷行日廣，得之於社會者，應用之於社會，所以我們就想在本社福利金項下，提出一筆款子來，發行「半價定戶」，補助經濟困難的讀者，藉以減輕他們的負担。經過一個多月的準備，現在決自四卷十三期起開始，試辦三個月（四卷十三期至二十四期），假如成績良好，自當繼續舉辦。

讀者先生：我們願意乘此向你們保證，我們願意永遠為你們服務，並盡一切努力以贏取你們的信任！

辦法

一、「半價定戶」暫以一千名為限，額滿截止。

二、試辦三個月，自四卷十三期起，二十四期止。

三、「半價定戶」之刊物，係用最好之本廠紙印刷。紙質與紙色與西報紙相仿。

四、「半價定戶」寄刊，不用封袋，改用舊報紙四摺封捲。

五、「半價定戶」讀者如有事惠函查詢，（如本社所寫籤條地址有誤，或更改地址等）本社均當一一照辦，惟恕不覆信，藉以減輕本社負担（因為復一封信就要一萬數十元），務請原諒。

六、「半價定戶」係按照售價半數計算，分平寄航寄兩種。平寄三個月：收國幣二十四萬元。航寄三個月：收國幣四十一萬元（如航寄漲價，應請補繳）。

七、惠訂時，請於信封上標明「半價定戶」字樣，訂費到後，本社不另函覆，逕自四卷十三期起寄刊。

八、良心呼籲：如非經濟極端困難者，幸勿佔取「半價定戶」名額，以免剝奪真正經濟困難的讀者的權利。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區字第一六一一號